****

**野性的呼唤**

第一章 回归原始

第二章 棒子和利牙的铁律

第三章 野性主导

第四章 谁是王

第五章 艰辛雪路

第六章 对一个人的爱

第七章 呼唤声响起

第一章 回归原始

原始的渴望流浪着跳跃着，

在世俗的枷锁下挣扎；

那野性的声调

再一次从冬眠之中

被唤醒了。

可惜巴克看不了报纸，不然的话它便会知道灾难就要来了。不单单是它即将灾难临头，灾难也同样会降临到沿海口低岸每一条狗的身上。放眼普吉特海湾一直到圣地亚戈港口，那些肌肉结实，且长着又暖又长的毛发的狗，都将和巴克一样面临即将到来的灾难。报纸上说这是一场灾难，人们便信以为真：在北极那最北方的黑暗中，有人在探险时发现了黄金。与此同时，那些轮船公司和交通运输公司也在竞相大肆宣扬着这一发现。其结果是成千上万的人如潮水般涌向北方地区。那里滴水成冰，可谓是冰天雪地。这些人为了挖掘黄金，涌像北方的冰天雪地，那里到处是荒野。所以够就成了运输人们生活必须品的主要建通工具，尤其是那些体格健壮结实，有着厚厚皮毛，能耐住严寒的，吃苦耐劳的狗。

巴克居住在阳光普照的圣克拉拉谷的一栋大宅子里。宅子叫米勒法官大宅。这幢宅邸远离马路，四面环树。偶尔一瞥便可隐约可以看见宅子四周都是宽阔幽凉的阳台。宅子通向由碎石所铺成的车道。车道隐蔽在互相交错的白杨林下，一直延伸到宽广的绿草地。而宅子后面的风景，远比前面的更为壮观。这里有着巨大的马厩和十二个专门的马夫马童；有爬满常春藤的仆夫住所；有一望无际的排列有序的外围房舍；有长串长串的葡萄藤架、青青的牧草地、果园和草莓地。还有喷灌的水井和水泥铺的大地，米勒法官家的男孩子们，上午在这里玩跳水，到了酷热的下午时便在这里纳凉。

这片领地巴克再熟悉不过了。它出生在这里，现如今已经四岁了。然而，这片领地怎么是巴克一个人的底盘呢？难道这里就没有其它的狗！没错，这里当然有其它的狗。在这么大的领地上怎么可能只有巴克这一条狗。但是和巴克比起来它们都不算什么。它们来了又走了，住在集体狗窝，或者是在房屋某一处隐秘的角落里待上一段时间，就像那一条名叫土茨的日本种哈巴儿狗，或是那条墨西哥无毛的伊莎伯尔犬一样————都是一些几乎不把鼻子伸出门外，或出去活动腿脚的奇怪的狗。此外，也有猎狐犬，至少有二十几条。这些猎狐犬总是对着往窗外瞧它们的土茨和伊莎伯尔犬狂叫。这两条缩在屋内胆小如鼠的狗还在一大帮手握扫把和拖把的女仆们的庇佑之下呢。

巴克既不属于家犬也不属于猎狗，但这整片领地都归它管。它和法官的儿子们一起跳进游泳池游耍，或是跟着它们一起去打猎；它陪法官的女儿莫莉和艾丽丝，在漫长的黄昏里或清晨中散步，给她们当保镖。在寒冬的晚上，它面对着书房里跳跃着的火苗，趴在法官的脚边；它把法官的孙子背在背上，或者和它们一起在绿草地上打滚儿，并保护着它们一路到马厩院内的喷泉边去玩各种冒险游戏，甚至跑到练马的围场和草莓地里去玩耍。它在狗群中傲慢地行走，从不把土茨和伊莎伯尔犬放在眼里，因为它是这儿的王————是一切属于米勒法官领地的所有动物之王，不管是爬行的还是飞行的，甚至连人也不例外。

它的父亲，艾莫尔，是一条大型圣伯纳犬，曾经作为法官的伙伴相伴其身旁，而巴克也希望能继承父业。它体格没有它父亲硕大————只有一百四十磅，原因是它母亲舍普是条苏格兰牧羊犬。但这一百四十磅的体格也就够了，再加上优越的生活以及来自大众的普遍尊重，足以维持它派头十足的尊严，同时让它具备了一种王室气派。



在这里的四年成长过程中，它过着贵族般舒适的生活；它自豪着，并怀揣着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和那些与世隔绝的乡绅们如出一辙。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巴克并没有因此成为饮食过量的肥狗。狩猎和类似的户外运动，保持了它的体型而且还锻炼了它的肌肉。它对水的喜爱不亚于人对冷水浴的喜爱。冷水浴对它既是补药，又是一剂保健剂。

再来看一八九七年秋天时巴克的生活状态。那时有新闻报道说克朗代克地区有新发现。世界各地的人纷纷涌向那寒冷的北方地区。但巴克不会读报纸，它并不知道这一切。

在米勒法官的别墅里，有一个叫曼纽尔的园艺师助手是个心术不正的人。曼纽尔有一个突出的坏习惯：沉迷于中国彩票。同时它赌博时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只迷信一套赌法，而这个弱点使它逢赌就输。因为只迷信一套是必然会耗费大量钱财的，而作为一个园艺师助手所得的工资，在养活妻儿之后，哪还有闲钱？再说，赌博本身就是会让人倾家荡产的无底洞。这时候，曼纽尔早已负债累累，度日如年，生活逼得它走投无路，真想杀人放火，抢劫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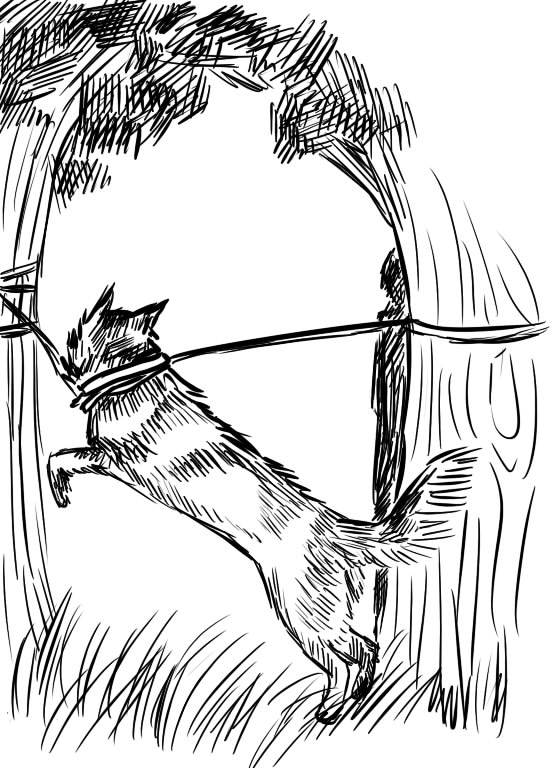
巴克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夜晚，法官去葡萄种植主协会开会去了，那个曼纽尔做了坏事。男孩子们又为举办运动员俱乐部而忙活着。没有人注意曼纽尔带着巴克穿过果园走了出去。在巴克看来，这只是平再正常不过的一次散步了。那个夜晚没人瞧见它们。曼纽尔带着巴克来到一处小信号停车站：社区公园。这里，早就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在那里等着。那人与曼纽尔交谈着，接着只听到钱币叮当的声音。

“你在交货前得先把狗绑好。”陌生人生硬地说着，此时曼纽尔将一条结实的粗绳对折起来套在了巴克脖子的项圈上。

“把绳子一绞，哼，就够它受的。”曼纽尔说道，陌生人咕噜了一下表示赞同。

巴克默不作声，以十分威严的姿态接受了那人手里的绳索。此事虽然很不正常，不过它早已经学会了信任它所认识的人，同时确信它们比自己更有智慧。但当绳子的另一头交给了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巴克还是威胁性的叫了几声。它很自傲，它狂吠两声在别人眼里只不过是表示一下它的不快，但是巴克却以为这是它所下达的命令。

可出乎意料的是，绳子在它的脖子上开始勒紧了，几乎让它难以呼吸。它迅速地发怒般扑向这个陌生人，那人却在半空中抓住它，紧勒着套在巴克喉咙上的绳索，狠狠一拉，巴克两眼发黑，眼冒金花。巴克被仰面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之后绳子绞得更紧了，巴克愤怒地挣扎着，舌头挤出了嘴边，巨大的胸脯徒然地起伏不定，并一个劲儿地喘着粗气儿。



巴克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虐待，也从来没这样歇斯底里过。可是它开始觉得力不从心了，目光也开始变得呆滞了，等到信号站发出了让火车停下的信号，两人把它扔进了行李货物厢时，它已经没了知觉。

接下来它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舌头发疼，在一辆陌生的车上摇摇晃晃地前进着。火车头到达一处十字路口时发出嘶鸣声，这让巴克顿时明白了它身在何处。它以前经常陪法官们出远门，所以它当然品尝过待在行李厢中的滋味。

它张开了眼睛，像一个国王被绑架了一样，眼里充满着难以遏制的怒气。巴克的愤怒使陌生人感觉到了危险，它扑过来想抓住巴克的喉咙。但巴克比那个人更加来势凶猛，狠狠地咬了那人的手，两方都不肯放手，直到巴克再一次被绞昏过去。

当行李员听到打斗的声音往这边赶来时，那位陌生人掩藏着被狗咬伤的那只手，不让行李员看见。口中还念叨着：“这狗可真要命。”“这条狗的病又发作了，我把它带到旧金山的老板那儿去。听说那儿有个十分有名的兽医，我想它一定能把这病治好。”

于是，巴克被陌生人带到了旧金山，在海岸边一家酒吧里，和酒吧老板见了面。那人因为那天火车上被巴克狠狠的咬了一口，心里一直怏怏不乐。

“真倒霉，总共我才只得了五十元，”它抱怨道，“以后即便给我一千元整的现金我也不干了。”

陌生人的手上缠着一条已浸出血渍的纱布，右裤腿被撕裂了，肮脏的大腿都露在外面。

“那么那个卖狗的家伙得了多少？”酒吧老板问。

“一百，”陌生人答道，“少一个字儿都不行，真是的。”

“这么说总共是一百五十，”酒吧老板算道，“我看这狗值得了这个价，不然我就是个傻子。”

那个拐卖了巴克的陌生人解开缠在手上浸满血渍的纱布，看着自己被咬伤的手说道：“我真害怕自己会得狂犬病……”

“哈哈，如果你真得了狂犬病，也只能自认倒霉哦，”酒吧老板笑了起来，“等会儿，先别走，来搭把手帮个忙，把这条狗弄进箱子里去。”

巴克晕了过去，喉咙和舌头痛得发麻，它被勒了个半死。它想试着站起来，要和折磨它的那些人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它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人家勒紧绳索，撂倒在地。最后巴克昏迷过去了。这些人从巴克脖子上取下那重重的铜制项圈，连带着解开了绳索。它被扔进了一个像笼子一样的木箱中。

在那个夜晚剩余的时光中，巴克痛苦而疲倦。它努力平息着怒火，舔舐着自己那受了伤的自尊。它不明白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它们为什么把自己关在狭小的木箱里？面对这些问题，它一头雾水。与此同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它的心头，它觉得不幸即将来临。

在半夜时分，棚屋的门咯咯响了好几次，好像有人推门而入。它一跃而起，以为即便不会见到法官本人，也至少会见到家里那几个男孩。可是，事实每次都让它失望透顶。因为它见到的别无其它，只有酒吧老板那肥胖的脸。它看到酒吧老板借着牛脂蜡烛昏暗的光窥探它。巴克一见那张讨厌的脸，每一次原本从喉咙里准备发出的欢叫，都最终扭曲成了低沉愤怒的咆哮声。

但是，酒吧老板根本不搭理它。第二天早上，进来了四个人并抬起了木箱。巴克认为它们又是来折磨它的人。因为，那些人面相丑恶，看上去都像魔鬼似的，穿着又破又烂。它开始隔着木箱格子向它们怒吼。它们却只是一味地大笑着，并用棍子去戳它，每当棍子伸进箱子时，它便狠狠地去咬住棍子，最后它才明白它们是在捉弄它，并且以此为乐。于是它忧郁地躺了下来，任凭木箱被抬进一辆货运车上。

它和关它的这个木箱几经周折，从一个车挪到另一个车：快递工作室的员工把它送进一个车厢运走；一辆卡车又将它和一些包裹和箱子一起运上了一艘轮渡船；从轮渡船上下来之后，又有人把它送进了一个大型铁路车站；最后它被送入了一辆特快专列的车厢。

蒸汽火车头发出噪杂的声音带着列车车厢在铁轨上走了两天两夜，而巴克也两天两夜没吃没喝了。由于愤怒，它一看到快递送件员便发出低吼，而它们便报以戏弄的姿态。它口边冒出白沫，气得发抖，冲向箱子格子，那些人便大笑起来，这更加激起了它们想要戏弄它的冲动。它们模仿巴克的声音汪汪乱叫，又模仿猫叫声，接着又挥动双臂模仿鸡叫声。

巴克知道它们的举动都是在戏弄它，但正因为这样使得它的自尊倍感受挫，所以让它怒不可遏。它倒不怎么觉得饿，就是很渴。这使它的怒火再次升温以至抓狂。巴克异常敏感，再加上高度紧张和各种虐待。本来红肿的喉咙和舌头，现在由于干渴开始发炎，巴克甚至开始有发烧的迹象。

巴克很高兴自己脖子上的绳子终于被解开了。因为这仿佛给了它一种单方面的优势，没有了绳子的束缚，它可以让它们尝尝自己的厉害了。它再也不会让它们给自己套上另一根绳子的机会了。两天两夜没吃没喝受尽百般折磨的它，在体内渐渐积聚了一股难以名状的震怒，谁先遇上它可就死定了。双眼充斥着凶光的它，已然变成了一头狂暴的恶魔。变化之大恐怕就连法官本人见了也认不出来了。特快送件员们在西雅图把它卸下列车送上另一辆车后，才松了一口气。

四个人从车上小心翼翼地把木箱抬进一个小后院子，这个后院四周都是高墙。一个矮胖男人走了出来，给送货司机签了字。矮胖男子穿着一件红色毛衣，衣领一截耷拉在脖子上。下一个对手就是它，巴克心里想着，便愤怒地冲向箱格不住狂吠。那人阴笑了一下，接着拿出了一把斧子和一根棍棒。

“你不会是要把它现在就放出来吧？”司机问道。

“猜得没错。”那人一边回答，一边用斧子劈向木箱。

那四个把抬箱子进来的人吓得撒腿就跑，随后爬到了高高的院墙上面。它们想好好地看看这个矮胖的男人是如何被凶猛的巴克扑倒。

巴克冲向那被劈开的木头，用利牙咬着，扑腾着。斧子落在哪里，在里面的它便扑咬向哪里。它张嘴大声咆哮并不顾一切地地想冲出去。而那穿红色毛衣的人却冷冷的，不慌不忙地一心要放它出来。

“你这头急红了眼的魔鬼，来吧！”它吼道。此时它已经劈开了一个足够让巴克钻身出来的口子，同时它扔下了斧子，将左手的棒子转到了右手。

此时巴克的的确确是个急红了眼的魔鬼。它后退了半步做好了进攻准备。只见它鬣毛高耸，口含白沫，充血的双眼散发着恶意。它怀揣着两天两夜以来积累的所有的怒气，用它那一百四十磅身体直扑向那人。在半空中它的尖牙即将咬到那人时，身子却突然一颤，使得它自己的利牙痛苦地相撞，随后翻滚在地，背脊和身体霎时倒地。它这辈子可从来没尝过大棒的滋味，所以不知道它的威力。

它嚎叫了一声，随即站稳脚跟，又再次扑向空中。又是猛然一震，它再一次砰地一声翻到在地。这一次它明白了是大棒在作祟，但它的狂躁没能让它冷静下来。它重扑了十多次，次次都被大棒撂倒。

在经过了数次挫折后的一次特别猛烈的棒击之后，它靠着模糊的意识勉强地站起来，但再也无力向前扑了。它四肢无力地迈了几步，血从鼻子、嘴里，耳朵里流了出来。接着它那原本漂亮的皮毛血迹斑斑。这时，那人快步上前去瞄准它的鼻子就是当头一棒。这一棒可让它痛得钻心透骨，胜过所有之前挨过的棒子。它顿时暴跳起来，发出像狮子般凶暴的怒吼声再次猛扑向那人。可那人把棒子从右手转到左手上，用右手毫不留情的掐住它的喉咙，向后下方一扭一甩，巴克便在空中晃了整整一个半圈，最后脑袋连着胸脯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它又发出了最后的攻击。那人这次作秀似的给了巴克最后一棒。巴克砰地一声，被打飞了又重重跌落了下来，之后便毫无知觉了。

“这家伙驯狗可真带劲，我敢说。”坐在墙头的人兴奋地叫着。

“德鲁哲可是能每天驯服一匹印第安小种马呢，要是周日可驯服两头！”驾车的人边爬上车一边赶马一边附和道。

巴克不久醒了过来，但全身毫无力气。只能躺在原地，留心着那个穿红毛衣的胖子。

“原来你叫巴克，”那人看着酒吧老板发来的货物单自言自语道，“行了，巴克，好孩子，”它和善地发声道，“不打不相识，以后最好给我乖乖地待着。你现在明白了你的处境，我也知道我的责任，当条好狗，乖乖的，什么事也没有；要是想耍花样，我就把你宰了，听到没？”

讲话时那人丝毫不怕地拍着那刚刚被它狠揍过的脑袋，巴克的毛尽管因这一拍不自觉地立了起来，却再也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当那人拿来了水给它时，它迫不及待地喝了起来，之后看到眼前的生肉又狼吞虎咽起来。那人一块接一块地喂肉给它吃。

它知道它输了，但它并没有被打败。从此它懂得了一个道理：在手拿大棒的人面前是没有胜算的。这一课它一辈子也忘不了。棒子对它来说是一种启示，是它今后学习弱肉强食这一原始铁律的入门课。它今日既亲身体会了这残酷的生活现实，以后恐怕将更可怕；而同时，在面对这些恐惧时，也激发了它那潜在的狡猾天性。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又来了一批狗，有的是被关在货物箱中运来的，有的是被绳索套着牵来的，有的温顺，有的尚且怒气未消。它眼看它们一个接一个在穿红毛衣的人棒下败下阵来，一次又一次的表演野蛮训狗表演上演着，这使它对教训的体会越来越深：手拿大棒的人就是制定铁律的人，就得服从，尽管没必要能和解。它从不和那人和解，尽管它见过被打的狗向那人卖乖，摇尾巴，舔它的手，也见过一条永不屈服的狗最终在挣扎打斗中丧命。

经常来光顾的都是些陌生人。这些人激动地交谈着，绞尽脑汁，变着戏法巴结讨好穿红毛衣的人。而与此同时钱币在交谈下相互传递着，等到买卖敲定，陌生人们便带着一条或几条狗走掉了。巴克好奇那些狗去了哪里，因为它们再也没回来过，但它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恐惧，以至于每一次它都庆幸自己没被选上带走。

可是要来的终归还是躲不掉。最终它被挑中了，那个人个子不高，有着一张皱巴巴的脸，说着一口蹩脚的英语，还满口骂着巴克听不懂的奇怪的脏话。

“我的娘诶！”它一眼看见巴克便叫嚷道，“那条它娘的小土霸狗！怎么卖？呃？！”

“三百块，给你个人情，”穿红毛衣的胖子立刻答道，“我看你这吃官粮的也没必要讨价还价，是吧，贝洛特？”

贝洛特裂开嘴笑了笑。由于对狗的需求量急增，狗的价钱一路居高不下，给一条好狗开出这么个价不算过分。加拿大联邦政府并不吃亏，邮件送达时间也不会晚点。贝洛特是个懂狗的行家，当它一见到巴克心里便清楚得很：这狗是万里挑一的难得的好狗。

巴克看到了那人在付钱，随后它和一条脾气温顺的纽芬兰卷毛狗，被那个脸上尽是皱子的小个子男人一起带走了。那是它最后一次见到穿红毛衣的人。这条卷毛狗和它在“独角鲸号”船的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西雅图时，那便是它们最后一次亲眼目睹南方温暖的大地。

贝洛特把卷毛和它带下了甲板，并交给了一个叫弗朗索瓦的高大的黑脸人。贝洛特是个皮肤黝黑的法裔加拿大人，而弗朗索瓦是个法裔加拿大混血儿，他有着比贝洛特更加黝黑的皮肤。在巴克眼中，他们又是新的陌生人（它注定以后要遇到更多这样的人）。它对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它也还是尊重他们。不久后它便知道贝洛特和弗朗索瓦都是公私分明、遇事冷静，办事公道的人。同时对狗的习性也很了解，是不怕狗耍花样的。

在“独角鲸号”船的中间甲板层上，又有两条狗加入了卷毛和巴克的行列。其中有一条是大型狗，来自斯匹兹卑尔根岛，披着一身雪白的毛。听说曾经被一艘捕鲸船船长买去，而后又跟随一支地质勘探队到过巴伦区。这狗看似很友善，却挡不住它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狡诈气息，它一边对你笑，一边却在暗地里盘算着如何使坏招。比如说它趁巴克不注意，偷了它的食物，巴克正准备跳起来惩罚它，弗朗索瓦的鞭子已经开始在空中挥舞着，抢先一步教训了偷食者。这样一来巴克也无需惩罚它了，直接拿回它的食物就行了。它觉得这就是弗朗索瓦的公正之处，这个混血儿在它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不少。

另外一条狗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它也不会去偷新来的狗的食物。它孤僻而沉默，它曾向卷毛明示：它希望任何家伙不要去碰它，否则就等着找苦头吃吧。它名叫戴夫，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偶尔打打哈欠，此外对任何事都毫无兴趣。即使在“独角鲸号”船穿越夏洛特皇后湾时，船体颠颠晃晃摇摇摆摆像中邪似的时候，它也毫不关心。那时巴克和卷毛都会激动，一半也是因为害怕。戴夫对此却很厌烦，只管抬起头来对它俩报以漠然一视，之后便又开始睡起来了。

船每日每夜随着螺旋桨不知疲倦的旋转而颤动着，尽管每一天都大同小异，巴克却可以明显感觉到天气在渐渐变冷。

在那天早上，螺旋桨终于停止了旋转。一种激动的氛围弥漫在“独角鲸号”。巴克和其它的狗都能察觉到这一点，并且知道人们马上就会对它们有所举动。果其不然弗朗索瓦给它们套上了绳索，并把它们带到了甲板上。刚一迈出脚，巴克的脚便踩在了一种软软的很像烂泥的白色东西上。它发出哼的一声然后跳了回来，那个白东西还不断地从天上纷纷飘落下来。巴克抖了抖身子，接着又有更多的白东西落在它身上。巴克好奇地嗅了嗅，又用舌头舔了舔，那东西竟然让它有像吃了辣椒的感觉，不过那种刺痛感快就消失了。它很纳闷，它又试了试，结果还是一样。旁观的人们哈哈大笑，它感到很是丢脸，却不知为什么。因为这是它第一次见到雪。

第二章 棒子和利牙的铁律

接下来巴克在戴亚海滩度过了一天，这一天简直就像一场噩梦。因为在这一天的每时每刻，巴克的心里总是充满着不安和意外。也难怪，突然间，它从文明之地被带到了这个原始之地。还记得那时在法官宅子里每天享受着明媚的阳光，无所事事，可是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这里，连和平都是一种奢望，这里没有休息时间，也难得片刻的安宁。在这里，有的只是动荡和混乱，生命无时无刻不受到未知的威胁。因为这里的人和狗，已经不再是城市里的那些人和狗，它们都是野蛮的，它们只信奉由棒子和利牙铸成的丛林铁律。

它可从来没见识过狗与狗之间展开像狼之间的那种争斗。而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这种争斗之后，它又学到了生动的一课。没错，那只是别人的经历，否则它不可能活下来接受教训。卷毛是这次的受害者。狗主人们在木料场边驻营，卷毛过去向一条壮实的狗示好，那条狗长得虽然和一匹成熟的狼一样那么大，但却没有卷毛一半高。突然它根本就毫无征兆的像闪电般一跃而起，飞快地扑向卷毛，这中间它的牙齿牙齿间发出还发出咯噔咯噔地像金属间碰撞似的声音。然后，眨眼之间，卷毛的脸皮便从眼睛那里，被一直扯烂到下巴处。

那条恶狗突然袭击，先发制人，然后跳开，这彻彻底底是狼的战术！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三四十条雪橇狗远奔而来，将两条正在打斗的狗围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周围一片寂静。

巴克不明白这种沉默围观的意义，也不知道为何它们是那么迫切地张着嘴舔着下巴。卷毛扑向对手，可被那狗反咬一口又跳开了。它再次进攻，却迎面撞上了对手的胸膛，并被对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摔倒在地。它再也没能站起来了，这便是那些围观的狗正在满心期待的结果。它们向卷毛扑了过去，龇牙咧嘴般狂叫不止，于是痛苦的叫声湮埋了一切。卷毛被埋在了那群鬣毛直竖的雪橇狗的身体之下。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太意外了，使得巴克吓得倒退了一步。它看到那个叫施皮茨的狗一边笑一边伸出了它那血红的舌；它之后看到弗朗索瓦拿着一把斧头，跳进那一窝斗得不可开交的狗群中。三个手拿棒子的人也来帮忙赶狗。不一会儿，卷毛倒下才两分钟，蚕食它的狗群就已全被赶走了。可卷毛却一动不动，倒在那周围都是一片狼藉的雪地里。它的样子看起来似乎被大卸八块了。

那黝黑的混血儿还站在那儿盯着死去的卷毛，嘴里不停地咒骂。巴克相信这个场景在以后就会是它噩梦的素材。毫无疑问，这里的确是野蛮之地，一旦倒下，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所以在它心里，它明白了一个道理：千万不能倒下。施皮茨再次伸出舌头笑着，从那时起巴克便永远对它恨入骨髓。

看到卷毛惨死，巴克受到了不小的惊吓，还未回过神来，它又再次被吓了一跳。弗朗索瓦在它不注意时，突然在它的脖子上套上一条皮带和扣环，这是缰。它在大宅子里见过，是马夫给马用的。而且接下来它也像马一样咬着缰绳被赶着干起活来，拖着雪橇把弗朗索瓦送到峡谷边的森林里去，又拉着一些柴火返回来。尽管这样像牲口般干活深深地伤了它的自尊，但它很识时务，并没有去反抗。它决心把活干好，尽管以前从未遇见过且感觉奇怪得很。但弗朗索瓦很严格，要是做不到无条件服从，他手里的鞭子可是不认人，更不认狗的。

戴夫是条有经验的雪橇狗了，它一见到巴克犯错误拉错车便咬它屁股。施皮茨是领头狗，也经验老成。它虽然也没时常教训巴克，却时不时向它吼叫咆哮着，以示不满，有时狡诈地往一边使力，逼迫巴克走回原道。

巴克进步很快，在弗朗索瓦和另两个同伴的共同调教下有了很大的进步。它记住了还没到达驻营地若听到“嚯”的一声意思就是停住，若听到“去”的一声意思就是前进，在转弯处要绕大圈子，在下坡时要拖着雪橇离辕狗远点。

“三条狗都不赖。”弗朗索瓦和贝洛特说道，“那叫巴克的狗尤其卖力，长进不少。”

下午贝洛特着急赶路完成任务，又带回了两条狗。一个叫“比利”，另一个叫“乔”，是两兄弟，都是正宗雪橇狗。虽然是一个母亲所生，但两条狗的性格完全相反，就像白天与黑夜一样。

比利有个毛病：过于温顺。而乔却相反，脾气很差，总是目光犀利咆哮个不停。巴克对它俩很友善，戴夫依旧不理不睬，而施皮茨看来想一个一个慢慢教训它俩。比利不想惹是生非，喜欢摇尾巴逃跑。施皮茨一咬它的腰部，它就使劲叫唤（依旧乖顺的样子）；可乔，不管施皮茨如何围着它打转，它都以后脚为支点面对着它，毛发耸起，耳朵后耷拉，嘴巴紧闭，却可以听到它咬牙切齿的声音，目射凶光，像恶魔一般大吼着————典型的一副心神不宁却硬逞勇敢的形象。由于它所做的姿态很令人畏惧，施皮茨只好作罢。但为了掩饰它的气馁姿态，它便把矛头指向柔弱的比利，冲它大声吼叫，把它追赶出驻营之外。

几近黄昏时分贝洛特又带来一条狗，这是条健壮的老狗，又长又瘦，且满脸的伤疤。它只有一只眼，虽然只有一只眼，但那只眼中却散发出一种警告：我不是好惹的，离我远点儿。它的名字叫索莱克斯，意思是“坏脾气”。它和戴夫很像，不在乎什么，也不期望什么；当它不慌不忙地走进狗群里时就连施皮茨也没去招惹它。但不幸的巴克发现了这只狗无法忍受的一点：它十分厌恶别人从它瞎眼的那一面靠近它。巴克开始并不知晓这一点，所以当它从瞎眼的一边靠近索莱克斯时，索莱克斯忽然转身恶狠狠地在它肩膀咬了一口。这时巴克才明白过来它触碰到了这只狗的大忌。那一口直入骨头，撕开了一个三寸长的口子。

从此之后巴克便尽量远离它瞎眼的那一面，所以双方相处还算和谐。索莱克斯和戴夫一样，唯一的要求就是别去惹它。尽管后来巴克才知道它俩的要求还不止如此。

不过那天夜里巴克发现自己睡觉都睡不安稳。帐篷立在平坦而雪白的大地上，让它不禁联想到烛光的温暖。当它自以为理所当然地走进去准备睡觉时，贝洛特和弗朗索瓦却对它大声咆哮，还把炊具用品抛向它。这一刻它才突然意识到这里没有它的地儿，便狼狈的逃到了寒冷的外边。

冷风刺骨，它肩上的伤也在这个时候隐隐作痛。它试着直接躺在雪地上，可冰冷的地面让它立刻发起抖来。它又站了起来，感到心烦意乱，正围绕着帐篷来回游走，寒冷一刻都没有离开过它。冷得它直打哆嗦。不时还有凶狠的狗向它扑来，可它一耸鬣毛发出嚎叫（这种吓唬其它狗的技艺巴克倒学得很快），对方也就不会再招惹它了。

这时它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它打算去看看其它的同伴是怎样过夜的。让它感到意外的是，那些同伴全都不见踪影。为了找到它们，它到处都逛遍了，但还是没找到，就又落魄而归。

它们会在帐篷里吗？应该不可能，不然会被赶出来。那它们到底去了哪里？它垂着尾巴，全身打着寒颤，漫无目的地瞎转悠着，倍感凄凉。

突然有一块它脚底下的雪塌方了，它便掉了下去，还发现脚下有个东西在乱拱。它赶紧跳了出来，耸起毛，发出低吼，对着那不知是什么玩意儿的东西感到害怕。可下面传来了一声友善的吠叫，这才使它放下心来。它定睛一看，伴随一股暖暖的气流升腾起来到它鼻尖，它看见了比利在下面。比利在雪下蜷缩成一个舒适的球状躺着。看到巴克后，比利发发出轻微的叫声，并且扭动着身体以示友好，还大着胆子用它那温暖湿润的舌头舔了舔巴克的脸以示亲切。

这下它又学到了一课。原来大家是这么睡觉的。巴克自信满满地挑了个地方，费了好一会儿功夫为自己刨了个洞。不一会儿它温暖的体温便充满着这个小小的洞，接着它便入睡了。那一天过得漫长而又难耐，所以那晚它睡得很沉很舒服。但那晚依旧噩梦缠身，它梦见自己在梦中咆哮着，挣扎着。

它睡得很香，当它从睡梦中突然听到宿营地发出的声响才醒来的。一开始它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一夜间，厚厚的积雪把它完全覆盖了，四围的雪墙给它一种密不透气的恐惧感，这种感觉就跟掉落到了陷阱的那种感觉别无二致。

那是潜伏在它体内的一种本能的危机感。因为它受过文明的洗涤，受过文明的熏陶。它在原先的文明生活里从未遇见过陷阱，因此那时候它不可能感到害怕。但出于原始本能它全身开始抽搐，像痉挛了一般颈部和肩上的毛发倒立起来。接着发出一声凶猛的吼叫，蹬腿一跳便跃入耀眼的白昼里，它身旁的雪花如云朵般飞扬。它还没落下来便瞧见眼前白茫茫的驻营地，于是明白了自己此刻身处何地。同时也回想起了过去：从跟随曼纽尔散步到它昨夜为自己刨洞睡觉。

当巴克出现时，弗朗索瓦大声说道：“怎么样，我没说错吧？”驭狗的人对贝洛特叫道，“这巴克什么都学得很快。”

贝洛特赞同地点点头。它作为加拿大政府的信使，身挑重任，急于买到最好的狗，看到巴克的表现非常欣慰。

还不到一个钟头，又有三条雪橇狗加入了行列。现在一共是九条狗。不到一刻钟，它们都已经上好缰，沿着雪径往戴亚峡谷直奔而去。巴克倒乐意干活，工作很辛苦它却也不以为意。它能调动整个狗队的工作情绪令它感到意外，但反过来它自己也受到这种情绪的鼓舞。更令它倍感意外的是戴夫和索莱克斯的变化。虽然都是新来的，缰绳却把它俩完完全全地改变了。它俩身上的消极冷漠消失殆尽了，反倒变得活跃敏捷起来。它们着急赶着把活做好，不管是什么，只要耽误了工作进度，它们都会感到不爽。干好缰绳下的苦差事似乎已经成了证明它们的价值和存在的最高表现，也是唯一使它们感到快活的东西。

戴夫是辕狗，在它前面排的是巴克，再往前是索莱克斯，整个狗队一字儿排开直到领头狗施皮茨。

巴克被有意安排在戴夫和索莱克斯之间。其目的在于调教它。它是个上进的好学生，而它们也是好老师，决不让它一直犯错误，总是用尖牙提醒它。戴夫是很公正的，也聪明，它不会无故咬巴克，但在该教训它时也毫不留情。

由于弗朗索瓦手执鞭子，巴克觉得改过比反抗来得划算。在一次休息后，巴克因为被皮带绊倒了所以起步晚点，戴夫和索莱克斯便一起扑向它，狠狠教训了它一顿，结果皮带越弄越乱，从此以后巴克便十分注意理好皮带秩序。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它已经熟悉了自己的工作，两位一前一后的伙伴也不再找它麻烦了。弗朗索瓦用鞭子抽打它的次数也少了，贝洛特甚至捞起它的两只脚仔细检查起来，这对它来说是一种殊荣。

工作了整整一天很辛苦。越过峡谷，穿过绵羊地，翻过斯格尔山，砍伐区和几百英尺深的冰川和雪谷地，再翻越奇尔库特分水岭，这道分水岭耸立在咸水与淡水之间，庄严地保护着凄静幽凉的北国大地。它们紧赶慢赶地穿过一连串由死火山山口形成的湖泊，到半夜才抵达本内特湖源头的驻营地。在那儿有成千的淘金者在造船，因为春季即将到来，冰雪即将消融。巴克在雪里刨开了一个洞，由于全身困乏，所以沉沉睡去了。而后一大早又从冰冷冰冷的黑夜启程，和同伴们一起套上缰绳。

它们跑了四十英里，道路都被雪填满了。在第二天，以及接下来的许多天里，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划开路上的积雪卖力地向前奔跑。它们只能靠自己跑出路来。所以一路很不顺畅，速度也就慢了下来。贝洛特总是走在雪橇队前面，用带蹼的鞋将雪踩严实，给它们踏平前进的道路。弗朗索瓦在撬舵旁驾驶着雪橇，偶尔和贝洛特换换位置。贝洛特急着赶路，它也因为自己掌握的有关冰雪常识很少而感到内疚。这方面的常识很重要，因为秋季冰层很薄，要是没有相关常识，就不知道水流急的地方肯定没有冰。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巴克从来就没有停止工作。它们总是在半夜驻营，天刚刚亮时又要出发走上几英里。驻营总在黑尽之后，然后吃点鱼，便爬到雪里去睡。巴克的食量惊人，一磅半晒干的鲑鱼是它一天的份量，它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眨眼之间就便吞下了。它总是吃不饱，总挨饿。别的狗因为体重轻，生下来就过着这种生活，一磅鱼也够。

巴克之后很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以前它吃食很规矩，却发现同伙吃完它们自己的那份开始来抢它的份，挡又挡不住。它刚和抢食者打完架，另一边自己的食物就被其它抢食者吃进肚内。为此它只能吃得和它们一样快。在饥饿的驱使下，它并不认为抢食不道德。它留心观察并学习着。它看见新来的叫派克的狗，可以说是一条装病的小偷，它趁贝洛特转身时便偷了一块肉，之后巴克也便便模仿起来，也弄到了一大块肉。这件事引起了巨大骚动，但却没人怀疑它。而达布，一个笨头笨脑老犯错老被抓的家伙，却成了巴克的替罪羊。

这种偷窃的行为是一种标志，标志着只有具有了这种本领，才能在充满危险的环境里生活下去的，才能在这充斥着严寒的北方地区生活下去。也标志着适应力：具有这种本领的狗能够很好地适应随时变化的环境。如果缺乏这种能力，便意味着死亡即将降临。但同时也标志着巴克善良本性的衰退与解体。对巴克而言，那是一种虚荣，想要在这残酷野蛮的竞争中生存下去，那是一种阻碍。

在南方大地上，在爱与友谊的定义之下，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情感没错。但在北方土地上，在棒子与利牙的铁律之下，谁要是把那种定义当回事，它便是蠢透了。谁只要仍然坚持那种定义，它就一定会命归西天。

巴克倒没想过这一点。它可以适应这里的一切，这对它而言就够了。它不知不觉便适应下来。这一辈子，它都从未打退堂鼓，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险境，那个穿红毛衣的人的大棒子把一种更为原始的铁律，打进了它的脑子里。它受过文明的教养，可以为了正义，比如为了护卫米勒法官的马鞭子，而从容就义，可现在的它已然远离文明了。它可以甩掉道义去保住自己的命。它偷东西，并不是喜欢，而是因为能填饱叫个不停的肚子；它不明抢，而是耍滑头，悄悄地偷，这是本着对棒子与利牙铁律的尊重。总之，它干了这些事且没有觉得良心不安。

它的进步（或者说是文明的倒退）很迅速，它的肌肉变得如钢铁般结实，一般的疼痛已不算什么。它已形成了内外兼备的能力，什么都能吃，不管多难消化，多恶心；只要吃下去了，胃便能消化掉食物的最后一滴营养，再通过血液将营养运输到需要的地方，变得结实起来。它的视力和嗅觉异常敏锐，听力则更加敏捷，它能在睡梦中听见哪怕最微弱的声音，以此判断吉凶。它还学会了用嘴将冻在脚趾间的冰块咬出来；如果口渴了，它会把水洞口脏兮兮的冰用绷紧的前爪敲碎。它最厉害的本事是能在前一天晚上，闻出第二天要来的风，并发出预报。它在树底和土坡旁搭窝时不管风多么平缓，等到它刮来时它总是盖得严严的，舒适地躺在背风的方向。

一方面它吸取经验，不断学习；另一方面它也复苏着那早已消失的原始本能。多少年代的驯化使本能从它身上消失了。它脑海中仿佛朦胧地浮现出了自己种族的壮年时代。那时成群结队的野狗在原始森林里游荡着，追击着猎物。突袭猎物，撕咬猎物，这是它们天生的生存技能。它的祖先们就是这样撕咬猎物的。现在那些原始的本领开始在它体内活跃起来，它们记录在种族遗传中的古老的本领便是它的本领。这些本领并不怎么需要去学便出现在它身上，仿佛它早已领会。在幽静寒冷的夜晚，当它将鼻子对着一颗星星，发出像狼一样悠远的号嚎叫时，那便是它早已死去的祖先们，超越千年的时空再通过它把鼻子对着星星嚎叫。它那嚎叫时发出的抑扬顿挫的声音便是它祖先们的声调，表达着它们所经的苦难和它们所体会的寒冷和黑暗。



就这样，这古老的对话令他的全身都震撼，凝成了一种符号，传达着这样一个道理：生命只不过是一种似傀儡的东西。于是它又恢复了原有的本性，因为人们在北方找到了黄金。也因为曼纽尔只不过是个园艺师助手，他那微薄的工资根本就不够养活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

第三章 野性主导

原始野兽的习性在巴克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冰冷的雪路，酷寒的条件使这种习性愈演愈烈。但这一切的改变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刚刚习得的狡诘给了它控制力和权衡力。由于自己这么快便适应了新环境，它也不再心神不宁。它不但不会先去挑起事端，而且还会刻意避免卷入。它表现出来的神态是淡定从容。它不莽撞，也从不仓促行动。至于它与施皮茨之间的仇恨，它也没有明显表现出来，对于一切可能得罪施皮茨的行动它都尽量避免。

而施皮茨也意识到巴克不是个省油的灯，从不放过挑衅它的机会。它有时甚至离开队伍故意欺负巴克，不断设法挑起一场你死我活的争端。如果不是因为那次偶然事件，它俩早已在半途中斗得不可开交了。那天晚上，它们抵达了荒凉阴冷的勒巴治湖边的驻营地。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夜色漆黑，风雪怒吼，那种寒冷让人觉得刀割一般地疼。所以它们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着找驻营的地点。没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了，在它们的背后还是一块垂直的岩石。贝洛特和弗朗索瓦不得不在湖面的冰上生火然后铺开长袍睡觉。他们扔掉了帐篷，为的是在途中减轻重量。他们找来几根树枝生火，火把冰烤化了，随后又熄灭了，它们只能在一片漆黑中吃晚饭了。

巴克在能避风的岩石正下方刨出了自己睡觉的窝，又暖和又舒服。如果不是弗朗索瓦在火边准备给它们分发解了冻的鱼的话，它是舍不得离开那个窝。但在巴克吃完自己食物，返回窝时，却发现它的暖和窝被施皮茨霸占了！施皮茨接着向它发出一声吼叫。在这之前，巴克一直避免和施皮茨发生矛盾。但这次对方太过份了，巴克怒火中烧，大声咆哮一声，接着扑向施皮茨。这让双方都大吃一惊，尤其是施皮茨，因为它以前一直认为巴克就是个软柿子，能混到现在不过是靠它高大的体格罢了。

当它俩从早已坍塌的雪窝里厮打着出来时，弗朗索瓦也吃了一惊，它立马知道了打斗的原因。＂哎呀！啊！＂它对巴克喊道，＂你就让给它吧，天啊！就让给它吧，那个不知羞耻的可恶小偷！＂

施皮茨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它跟巴克面对面兜着圈儿对峙着，愤怒般急切地吼着，想趁机咬过去。巴克也着急地打着转，谨慎地寻找着对方的弱点。但在这时，意外出现了。这意外将它俩的斗争推迟到以后，推迟到了漫长的拉雪橇之路之后。

贝洛特大骂了一声，棒子挥舞着打在精瘦精瘦的身子上发出巨响，传来痛苦的尖叫声，预示着一场大混乱爆发了，突然营地里出现了许多毛茸茸的影子———都是些饥肠辘辘的雪橇狗，有好几十只，它们从某些印第安人的村里闻出了营地里食物的香味，在巴克和施皮茨正在干仗时已悄然来临。两个人挥着大棒猛击它们，它们呲牙咧嘴反攻着，食物散发出的香味已让它们失去了理智。贝洛特发现有条狗把脑袋探进了食物储箱，它立刻用棒打在那条狗瘦峋峋的肋骨上，食物箱也被打翻了。顷刻间，二十多条饿狗纷纷冲向已被打翻的食物箱，争抢面包和腌肉。棒子像雨点般落向它们，它们却毫无知觉。它们在棒击下吼叫着、咆哮着，却依旧照抢不误，直到吞下最后一块面包渣。

而就在这时大吃一惊的狗队雪橇狗冲出了雪窝并立即受到了凶悍野狗的攻击。巴克从未见过这样的狗，它们看上去没有肉一样，皮包着骨头，像是一群行走的狗骨架子，湿漉漉的毛皮软塌塌地挂在身上，凶光四射的眼睛，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样子十分狰狞，好像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它们似的。狗队一受到攻击便被打退到悬崖底下。巴克被三条饿狗包围着，不到一会儿它的头和肩膀被咬破了，撕开了。群狗叫个不停。比利因害怕而颤抖不已；戴夫和索莱克斯身负一二十处伤，但仍不停歇地战斗着；乔发疯狂般撕咬着对方。有那么一刻，它尖利的牙咬住一只大狗的前腿，＂咔嚓＂一声把它咬断了；平时爱装病的派克跳到了一条瘸腿的野狗身上，用牙死命地咬住这条野狗的脖子，用力一扭，对方脖子便断了。巴克咬住了一只口喷白沫的野狗的喉咙，咬破了那条狗的颈部静脉，血喷了它一身，仿佛嘴里那暖热的血把它刺激得更凶狠了。它扑向另一条狗，就在这时感觉自己的喉咙被牙齿咬住了，原来那是施皮茨在暗地里阴险地偷袭它。

贝洛特和弗朗索瓦在清理完驻营地之后连忙赶去救自己的雪橇狗队。那帮饥饿的野狗又冲了回来。巴克挣脱身休息了一小会儿。两个人还必须返回抢救食物。而狗们又开始趁机围攻雪橇狗。逼不得已的比利冲破了包围逃到了冰上，派克和达布也跟着跑，其它的狗都陆续跟过来。正当巴克也准备要跟过去时，眼角不经意瞟了下施皮茨，却见它向自己奔来，显然想扑倒它。只要它被扑倒了，那群野狗便会把它碎尸万段。但巴克架住了施皮茨的攻击，并没被撞倒，而是和大家伙儿一起逃到了冰冻的湖面上。

之后九条雪橇狗会合了，躲在了树林里。尽管摆脱了野狗的追击，但但大伙都狼狈不堪。大家都受伤了，有的还受了重伤。达布的后腿受了很重的伤；在戴亚最后加入队伍的狗多力喉咙被严重咬伤；乔失去了一只眼睛；脾气温顺的比利一只耳朵被咬成了几片，一直呻吟到天亮。第二天早晨，它们小心翼翼一瘸一拐地回到驻营地时发现野狗都走了，两个送信的人正在发脾气。它们已经损失了一半的食物储备。野狗把雪橇拉绳和帆布篷都咬破了，其实只要是能啃的都被啃光了：它们啃破了贝洛特一双麋鹿皮靴，吃掉了好几段皮带，还把弗朗索瓦的鞭子尾巴咬掉了两英尺。他还怒气未消，抬头却看见了自己伤痕累累，不堪入目的狗队。

＂啊，我的朋友们，＂它温和地说，＂看把你们弄的全是伤。那些该死的疯狗，我的天啊！你怎么样，贝洛特？＂

信使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从这儿到道森还得要四百英里，它怕中途会有狗受不了。两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在谩骂声中整理好了整个狗队。因身负重伤而行动不便的狗队总算出发了，挣扎着踏上了它们最艰辛的路途，也是去道森最艰辛的路。

三十英里的长河摆在眼前，由于水流的湍急，河水并没有结冰。只有在回旋弯和平稳的地方才结冰。要跑完这三十英里的河得需要六天的艰辛跋涉并且时时都存在危险，因为每跑过一英尺，人和狗都得冒着生命危险。贝洛特在前面探路，有十几次都把冰桥踩断了，还好他横着拿棍子，一掉下去棍子便卡住落下去的洞边缘。气温又急转直下，温度计显示都到零下五十度了！贝洛特每次掉下去都得生火将衣服烤干，不然得冻死。

但这些他都不畏惧，也正是因为他如此勇敢，才被政府选中当了信使。他敢冒各种各样的险，敢把那满是皱纹的脸埋进雪地里。从刚蒙蒙的黎明，一直走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天黑。他们行走在地势险峻的冰岸边，一踩下冰就断裂，所以他们没有停留的功夫。有一次雪橇把冰压破了，将戴夫和巴克扯了下去，把它俩冻个半死；它们被救出来时又差点被淹死，像往常一样生起了火才把两条小命救回来。它们身上结了厚厚的冰块，两个人便让它们围着火转圈，一面化冰一面出汗。它们离火很近，毛发都给火苗烧焦了。

还有一次施皮茨掉进了冰洞，将全队的狗都连着拽了下去，巴克由于受惯性牵连被带进去时，只见它前爪踩紧光滑的冰面，使劲全力站稳，直压得四方的冰面震震作响。在它后面的戴夫也用尽力气踩住冰面，雪橇后面则是弗朗索瓦，同样也用力拉住，直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河边缘的冰再一次破裂了，已无路可走，唯一的路就是向山崖上攀爬了。贝洛特神奇般爬了上去，弗朗索瓦希望接下来一切顺利。后来把所有绳索加上皮带都绑成一根长绳，将雪橇狗们一只只吊上了山崖顶上。等到雪橇和货物都上去之后，弗朗索瓦才最后一个上来。接着找寻下山的路。依旧靠绳索拉上拉下解决困难，下了山，天已经黑了，之后它们才重新绕到了河边。这么折腾一天只走了四分之一英里。

当它们抵达豪塔林平坦的冰路上时，巴克已经筋疲力尽了，其它的狗也一样。但贝洛特为了赶时间仍旧不分白天黑夜地赶路。第一天走了三十五英里，抵达大撒尔蒙；第二天又走了三十五公里赶到小撒尔蒙；第三天走了四十英里，快接近五指山了。

巴克的脚不像其它狗那样抗磨结实，在很多年代以前，它的祖宗被洞穴人驯化以来，它们的脚已经被软化了。它每天一瘸一拐痛苦地走路，一扎营休息便立马躺下，一动也不动。它尽管很饿，在弗朗索瓦给它送来定量鱼时，它却懒得动身去吃。在每天吃完晚饭后，赶狗人还要给它按摩半小时脚掌，又用了自己的鹿皮靴靴筒，给它制作了四只鹿皮脚鞋，有时弗朗索瓦忘了给它套鞋子时，巴克便躺在地上四脚乱蹬着，不想起来，就连贝洛特也张口大笑了起来。后来脚渐渐长硬实了，可以在雪地里奔跑起来了，那四只鹿皮鞋才被扔掉。

在柏利岛的某个早晨，正当大家在套缰绳时，一贯很安静的多力突然发起疯来。她发出一声悠长凄惨的嚎叫声，像是告诉它们自己重病在身。这声嚎叫吓到了所有的狗，接着就见她直扑向巴克。巴克从未见过狗发疯，但却清楚这可怕的后果，吓得连忙逃跑。

它在前面跑，多力喘着气口喷白沫在后面紧追，它们之间的距离还不到一只狗的长度，可她却赶不上，因为巴克吓坏了，它怎么都摆脱不了多力，她太疯狂了。巴克跑向岛上的树林，又向下跑到岛的尾部，跳过岛后一条处处是冰的小沟，又上了一个岛，随后又奔向第三个岛，再跑回了主河道，被追的走投无路了，又想跳过河去。在整个你追它跑的过程中，巴克虽没回头看多力，但多力的叫声一直让它感觉近在身后。弗朗索瓦在半英里开外叫唤它，它又跑了回去，依旧被追的紧。它边跑边大口喘着粗气，一心认定只有弗朗索瓦能救它，只见巴克一跃过弗朗索瓦身旁，弗朗索瓦便手拿一把斧子砍向紧追其后的多力，一斧子砍到多力头上。

巴克摇摇摆摆靠着雪橇站定，大口大口喘着气，低声呜咽着，全身无力。这可是施皮茨的好机会，只见它跳到巴克背上，对着精疲力尽的对手连咬了两口，直咬到骨头，都皮开肉绽了。

此时听见弗朗索瓦的鞭子打了过来，看到施皮茨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巴克心里平衡了。

＂一个活生生的魔鬼，该死的施皮茨，＂贝洛特说，＂总有一天它会咬死巴克的。＂

＂那巴克也是个魔鬼，＂弗朗索瓦回应道，＂我一直在注意它，我知道。我觉得总有一天它也会发起疯来，把施皮茨咬死，再把骨头吐到雪里，我保证。＂

从此以后它俩便经常明争暗斗。施皮茨是领头狗，狗队公认的领袖，它感到这头来自南方的狗正威胁着它的地位。在它看来，巴克很奇特，因为它以前见识过许多南方的狗，没有一条能在雪地里表现好的，都太娇气，吃不了苦，但巴克却不像它们。只有它抗住了，而且和雪橇狗在力气、野性，狡诈方面比谁都不赖。更可怕的是，它很会控制自己，早在被穿红毛衣的人的棒下，它的盲目勇气和莽撞全消失了。它狡诈得让人惊奇，能够忍受一切，有着原始的耐性。

对狗队领袖地位的争夺是避免不了的。巴克正期待这场斗争。因为好强的本性，它期待，因为它被途中那种难以述说的自豪感紧紧牵系住了：那种所有的狗都坚信的坚持不懈的拉撬精神，它们可以在缰绳下满足地死去的大无畏的精神。若是脱离缰绳，它们还会抑郁难过，痛不欲生。这也是戴夫和索莱克斯用尽全力想换取的自豪感。狗队一旦从驻营地出发这种自豪感便激励着它们，使这群脾气古怪的野兽们变得斗志高昂。这种自豪感在白天支撑着它们前进，在晚上宿营后让它们心神不安。这也是支撑施皮茨惩犯了错误后甘愿接受惩罚的自豪感。同样，这也正是它害怕巴克会成为领头狗的自豪感。而这，也是巴克的自豪感。

巴克已公开地威胁领头狗施皮茨的地位了。它会突然插到施皮茨和将要被施皮茨惩罚的狗中间，它这是故意的。那一夜大雪纷飞，第二天早晨一向爱装病的派克不见了，最后发下它躺在一英尺厚的雪窝里睡大觉。弗朗索瓦四处寻找，叫它，都找不着。施皮茨生气得要命，来回寻找，用鼻子使劲地嗅，刨雪，使劲地吼叫着。派克听到了就继续躲在那里，全身不住颤抖。

可到了最终找到派克施皮茨正要扑向它时，巴克却怀着一样的愤怒跳到了两狗之间。这招是如此的意外且巧妙，竟撞回了施皮茨，使它翻了个筋斗。刚才还畏畏缩缩发抖的派克一见这种情况立马就变了，向摔倒了的施皮茨反扑过去。巴克早已将公平竞争原则抛诸脑后，也冲向了施皮茨，弗朗索瓦眼看着这一幕忍俊不禁。但一贯秉持公正的他早就一鞭子抽向巴克，然而没能阻挡住扑向施皮茨的巴克。于是弗朗索瓦又用鞭子抽了好几下，差点没把巴克抽个半死。它被赶回去了，鞭子继续落在它的身上。这时施皮茨便严惩了原本就罪有应得的派克。

离森越来越近了，在今后的日子中巴克仍像上次一样干涉施皮茨对其它狗的惩罚，它干涉得很巧妙，总是趁弗朗索瓦不在的时候。由于巴克种种的这种干涉行为，在狗队中开始慢慢滋长了一股不受约束的情绪。形势变得越来越无法收拾了，争斗互殴时不时出现，归根到底都是因为巴克。它使得弗朗索瓦因阻止打斗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它担心两狗之间的搏斗会引起伤亡，尽管这是毫无疑问的。好多天夜里他都会因狗之间的争斗声而惊醒，从衣袍下翻身而起。他最害怕的就是施皮茨和巴克打起来。

但它俩争斗的机会总是没有出现，直到它们在一个阴天下午到达道森为止，这场大争斗还未爆发。在道森有很多的人，也有数不清的狗，巴克发现它们都忙得不亦乐乎，都在干活。就好似狗天生注定要拼命劳作。狗们天天排着长队伍在大街上奔跑着，到了夜晚狗铃铛声仍到处响起。它们拖着准备造房子用的木材和柴火往矿区里运，干着在圣克拉拉峡谷里本由马干的活儿。巴克也碰见过南方狗，它们都是些强壮的狼的后代。每天晚上，这些狗们很有规律地：在九点，十二点，三点高声唱起一种凄凉的似狼嗥的歌，这是一众奇怪而又使人害怕的歌。可这却是巴克非常喜欢并乐意加入进去合唱的歌。

极光在空中飘耀着，发出寒意的蓝光；星空摇曳着，跳动着冰舞，大地被厚实的积雪冻住了。在这种环境中，这种似狼的后代的雪橇狗吼出的悲腔调子是一种对生命的呼唤，沉沉的调子，一半悠长，一半哽噎；也许是对生活的抗议和不满，哀叫着生活的艰辛。那像是一种古老的曲子，像它们狗族的历史那样悠久，那时地球还未开化，歌声承载的总是凄凉和苦楚，带起无数个时代的悲伤。奇怪的是巴克总是被这种哀声所打动。它的呼嚎之中夹带着生的痛苦，也是它那远古时代野蛮祖先的痛苦；夹带着对黑暗和寒冷的恐惧和迷茫，也是它祖先的恐惧和迷茫。这种哀调让它震撼，这说明它是在火与山顶的时代，回应着混沌初开时的生命的嚎叫。

在进入道森七天后，它们又沿着巴拉克山陡峭的山坡到了育空河的叉路上，向戴亚和盐水河方向前进。贝洛特接受的急件任务这次真可谓是十万火急，它常常以送这种急件而感到自豪。它想要创出全年最快送递纪录。它具备几个有利条件：经过一个礼拜的休整，狗队已恢复体力，它们看上去精神十足。它们跑出的雪路给了后来的雪橇队方便。警备局又在两三处地方配备了狗和人的物资补给，所以它们可以轻装上阵。

第一天它们跑了五十英里，抵达了一个叫＂六十英里＂的地方。第二天它们逆着育空河而上，在去柏利的途上走了很长一段距离，但是这样出色的进度并非没有给弗朗索瓦带来很大的麻烦和不便。巴克领导的狡猾的叛变已经破坏了狗队间的团结。狗队在雪路上再也不像以前，光靠着一条领头狗那样就可以跳跃前进了。巴克鼓动狗队中的不安分子，使得它们越来越放肆。施皮茨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威风了，平日里狗群对它的敬畏没有了，狗们要求平等，不断挑战它。有天夜里，派克抢走了施皮茨的半条鱼，且在巴克的掩护下吃掉了。另一晚上达布和乔跟施皮茨打斗了一场，使施皮茨不得不放弃了原本对它们的惩罚。就连一向温顺的比利也不那么温顺了，哀叫的样子不及以往哀伤。巴克一走到施皮茨身边就张开利牙咆哮，耸毛示威。种种这类行为让它变成了一个野性十足的暴徒，而它又经常在施皮茨眼前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

一旦狗队纪律没了，狗与狗之间的关系便开始恶化。它们时不时就争吵打架，弄得营地鬼哭狼嚎像精神病院一样。只有戴夫和索莱克斯没啥变化，虽然周边的不断争吵弄得它们心烦意乱。弗朗索瓦嘴里不断地咒骂着，大发脾气，不断顿脚，可都不起作用。只好抓自己的头发出气。它总是在争斗的狗群中挥舞着鞭子，但毫无作用。在它转身走时狗群间便又开始打起来。它用鞭子帮施皮茨管它们，巴克却给它们撑腰。弗朗索瓦知道这一切原因在巴克，巴克同时也知道弗朗索瓦也认为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它，但巴克太狡猾了，不会被他当场发现。它拉雪橇很卖力，干活早已成了它的一种快乐。但在背后怂恿挑起狗群间的混乱，却给它带来了更大的快乐。

有一天晚饭后，达布在塔吉纳河口处发现了一只野兔，没逮着，让它跑了。不一会全队的雪橇狗便张开嘴狂叫起来，在距离那儿一百码外有个西北警备局，里面养着五十条雪橇狗，听到唤声，也跟出来去追赶野兔。那野兔迅速地逃向河岸，来到冻住了的小河，野兔稳稳地跳在了河面上，轻快地跳着，狗们则要花很大的力气在雪地里奔跑。巴克带着有六十条数量的狗，一个河湾一个河湾地追着，却始终追不上。它压低身子急切地叫着，它俊美的身形在白茫茫的月光中愈发耀眼，它不停地向前奔跑，简直像冰霜之上的白色幽灵。



那种古老而原始的冲动，那种在某个时期把人从喧嚣的城市，驱逐到森林平原上，用子弹去杀死动物的冲动，那种嗜血的渴望和因杀生而产生的快感———这一切都在巴克身上体现着。只不过那种感觉要实在得多，直接得多。它在狗群面前追逐着，追逐那活动的食物，想用自己的利牙将它咬死，用暖乎的血洒向自己的鼻尖，也洒向眼睛。

在这里有一种象征着生命尽头的狂欢的感觉，那是生命无法超越的，却也是一种生命中的矛盾，矛盾在于这狂欢总是在生命最活跃的时候来临，而它的来临却使人忘记了生命的存在。这种狂欢，这种对生命的遗忘进入艺术者的心灵，以艺术者为燃料燃成艺术的烈火，进入战场让杀人无数的士兵毫不留情，而此时这种狂欢也融进了巴克的身体。巴克带着狗群，发出狼一样的嗥叫，紧追着月色下在它面前的活物。它从天性本能深处发出嚎叫，从天性中比它还要深沉的部分发出吼叫，那吼叫触动它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和每一条筋，所带来的欢乐是存在世间光焰熠熠的欢乐，在星辰下安然不动地事物上欢快地遨翔。

但是在愤怒之下也能保持冷静的施皮茨此时却离开了狗群，在一处大河湾处狭隘的陆地上横冲了出来，巴克对此一无所知，它沿着河湾跑着，那像精灵般的兔子还在它眼前快速奔跑着。它看见另一个更大的白色活物从悬着的崖壁上直接跳到了追逐野兔的路上，这是施皮茨。兔子已经没了退路，白色的牙齿在半空中咬断了它的背脊时它发出了一声人类般的凄厉尖叫。一听见这声音，这种像生命被从高峰处坠落的声音，巴克身后的狗们发出了无比欢快的吼叫。

巴克没有吼叫。它没有停止脚步，而是扑向施皮茨，两条狗两肩相并，它用力过猛，没能咬住施皮茨的喉咙。它们在席地而起的雪中打着滚。施皮茨跳了起来，咬了巴克一口，之后立即跳开。它那像捕兽机的钢牙，咬得咯嗒作响，同时向后倒退了几步站稳，它那瘦而翘起的嘴唇抽搐着发出低吼。

刹那间，巴克已经意识到进行生死决斗的时机来了。它们转着圈怒吼着，双耳向后耷拉，机警地找寻有利的时机，这种场景给了巴克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它好像都记起来了，那雪白的森林，雪白的土地，月色和战斗的刺激。一阵阴冷般的寂静围绕在静静的白色大地上。没有半丝风，没有半点动静，甚至没有一片叶子的颤动。狗群的呼吸在冰冻的空气中缓缓上升凝固着。野兔一瞬间被吃光。现在狗们又围成一个圈等候着。它们是尚未驯化的狼。它们也一动不动，它们的眼熠熠生辉。在巴克眼中这个场面不陌生，也不奇怪，就像平常的再平常不过的一切，就那样存在着。

施皮茨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它从贝根到北极穿过加拿大和巴林各岛，在各种各样的狗前站稳了脚跟，取得了老大的地位。它极其愤怒，可这不影响它的理智。它感情冲动，想击破对手，可它不会忘了对手也是同样巴不得它失去理智。它不打无准备的仗，在准备好防卫之前从不着急进攻。

巴克一直想把自己锋利的牙啃进对方的脖子里，却总不成功。每次它的牙快咬到对方软软的肉时就遭到对方猛烈地反击。锋利而尖锐的犬牙相互碰撞着，嘴唇被撕破了，接着血流了出来，但巴克却一直无法攻克对手。于是它变得兴奋起来，围绕着施皮茨不断发起疯狂的进攻。它一次又一次直扑向那雪白的喉咙，那里是生命跳动最接近外表的地方。可是每次都被施皮茨挡开了，而且反攻着跳开了。于是巴克开始佯装攻击对手喉咙，到时却突然一扭头，侧身一转，用肩膀猛撞施皮茨的肩膀，想将它撞倒在地，可它的肩膀每次撞过去时施皮茨都轻盈地跳开了。

施皮茨毫发无损，巴克却已流了不少血，且累得气喘吁吁的。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而整个在这场战斗过程中，一声不响的狼群围成一个圈静候着，等候着失败者倒地，把它吃个精光。巴克喘着粗气，施皮茨却开始进攻了，常常攻得让巴克站不稳。有一回巴克倒地了，在周围六十只狗准备扑上来时又突然蹦了起来，然后站住了。那群狗只好又退回去等待着。

可是，巴克天生具备一种成功的伟大品质，它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它靠本事争斗，同时它也靠智慧去拼。它冲向施皮茨，像是如上回一样要撞对方肩膀，但却在最后一下子一弯身，钻进雪里用尖牙恨恨地咬住了施皮茨的左前腿，只听见骨碎的声音传来，那条白狗便只能靠三条腿来战斗了。巴克接下来又是猛撞它三次，想撞倒它，然后又使起刚才的招数，咬断了它的右前腿。施皮茨忍住痛苦，无可奈何地发疯般战斗着，想要站稳。它看了看周围那些目射凶光的狗群，舌头垂下，吐出银白色气息的狗们渐渐向它聚拢来，就像以前看着类似的一圈狗围向它的手下败将，但这次被围的却是自个儿。

它毫无希望了，巴克是那么的冷漠无情。只有在温暖的季节里才会存在让步和可怜。周围的狗慢慢向它聚拢，圈子也越来越小，巴克可以感觉到雪橇狗们的呼吸气息吹到自己的腰上，可以看见在施皮茨身后两边的狗正紧紧地盯着施皮茨，好像随时准备扑上去。时间似乎出现了短暂的停止。狗群们都一动不动，像石头一样。只有施皮茨浑身竖起了毛在发着抖，它已经站不稳了，前倒几步，后倒几步。它咆哮着，发出可怕的威胁声，想赶走这逼近的死亡。巴克跳了进来，对着施皮茨肩膀就是猛地一撞，又然后跳了出来。只见黑乎乎的圆圈在洒满月光的雪地上凝聚成了一个小黑点。施皮茨在眼前消失了。

巴克站在一旁，以王者的姿态，冷漠地看着。它是成功的战士。它是铁血英雄。这位超群优秀的原始兽，嗜血成性的杀戮，那原始的野性主导着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本领，且发现它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章 谁是王

“怎么样？我以前说过吧？我就说那巴克绝对是个魔鬼！我说中了。”

弗朗索瓦第二天早上发现施皮茨不见了，看到巴克浑身是伤。它带巴克到火堆边，借着火光查看伤口。

“那施皮茨打起来就像魔鬼一样厉害。”贝洛特边检查伤口边说着。

“可我觉得巴克打起来不比施皮茨逊色。”弗朗索瓦回答道，“这下咱们倒清静了，施皮茨不在了也就不会有争斗了。”

贝洛特开始收拾帐篷杂物，系上雪橇，开始给狗套缰绳。巴克快步跑到原先施皮茨作为领头狗所站的位置，可弗朗索瓦并没有看到它的这一举动，带着索莱克斯来到领头狗的位置。他认为索莱克斯是最合适的。巴克便生气地扑向索莱克斯，把它赶走，站到它的领头狗位置上。

“哟，哟！怎么？”弗朗索瓦乐了起来，拍着自个儿大腿说，“你瞧瞧那巴克，干掉了施皮茨就等着站它的位置呢！”

“滚开，该死的！”它喊道，但巴克不听，不肯动。

它抓住巴克脖子上的皮，那狗尽管叫个不停，却仍被它拖到了一旁，将索莱克斯换上。老狗并不喜欢待在这个位置，看起来是害怕巴克。弗朗索瓦坚持这么做，可当他转身离开时，巴克又赶走了索莱克斯，站到那位置上。而索莱克斯没有流露出任何的不满。

弗朗索瓦发怒了。“老天爷！看怎么收拾你！”它拿了根棒子走了过来。

巴克浮想起了那个穿红毛衣的人，脚步开始慢慢后退着。索莱克斯被二次带回了那位置。巴克也不赶它了，但在弗朗索瓦棒子的势力范围外兜着圈子，既委屈又愤慨地大声叫唤着。它一边转圈，一边盯着棒子，以防棒子向它打来时，它可以闪躲开，它早已领教了棍棒的威力。

赶狗的人继续套狗，叫巴克，打算将它安排到戴夫前面那老位置上。巴克后退了几步。互相僵持了一会，弗朗索瓦扔下了棒子，以为巴克怕挨打，但巴克却是要造反。它想要的不是逃避挨打，而是那领头狗的地位。那是它赢得的战利品，那是它应得的。

贝洛特也前来帮忙。两人一起和它纠缠了大半个小时。它们向它扔棒子，它躲开了。它们咒骂它，骂遍了它祖宗十八代，咒骂它的每根体毛和它体内流淌的每滴血。它以低吼回应着它们的咒骂，却总不让它们接近过来。它并不打算逃跑，只是在营地上转来转去，意思是只要它他们满足它的愿望，它就会服从他们，当条好狗。

弗朗索瓦坐下来抓挠头皮，贝洛特边看表边骂着。时间不停地走着，它们本该在一个小时之前就上路了。弗朗索瓦又抓起头皮来。它摇了摇头，对着贝洛特苦笑。贝洛特耸了耸肩表示服输了。于是弗朗索瓦走到索莱克斯站着的领头狗位置上叫巴克。巴克笑了（笑起来和别的狗没多大差别），却站得远远的。弗朗索瓦解掉索莱克斯的缰绳，让它回到老位置上去。狗队都套好缰，一切准备就绪。除了领头狗的位置留给巴克。弗朗索瓦又叫它，巴克又笑，但仍站在远处地方不过来。

“把棒子扔了。”贝洛特用命令地口气说道。

弗朗索瓦扔下棒子，巴克便立即跑了过来，胜利地笑着，跑到领头位置。它套好缰绳，雪橇开始出发了，两人跑着，队伍冲了出去，跑上河边的雪橇路。

虽然他们早已对巴克有过评价，说它是大魔头，可是出发不久它们才发现，巴克不止如此。巴克忽然肩负重任，当起了领头狗，凡是需要做出冷静思考和判断的地方，它的表现都超越了以往的施皮茨。弗朗索瓦还从未见识过哪条狗能和它相媲美。

但巴克真正出色的地方，表现在维持纪律上面，对同伴们的严格要求。戴夫和索莱克斯对于谁当领头狗并不关心，这与它们无关，它们的责任在于干活儿，在队伍里使劲地干活。它们总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温顺的比利可以按要求干活，只要秩序维持好了。可是队里其它的狗已经在施皮茨的最后几天内，养成了目无章法的习惯，而现在巴克却来咬它们，让它们守纪律，这让它们着实吃惊不小。

派克的位置在巴克身后，除非不得已它从来就是不肯多使一份力。现在一而再地因不守规矩而挨打。一天还没结束，它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卖力了。第一天晚上驻营，脾气刁钻的乔就被巴克狠狠地暴打了一顿———这是施皮茨以前力所不能及的。巴克凭着自己高大的体格，把它压得先是乱叫，而后变得向它求饶，服服帖帖的。

此后狗队的干活情绪高涨起来，恢复了之前的团结气象，又像整条大狗般在雪路上跳跃顺利前进了。在林克滩时，两只当地的雪橇狗加入了它们的行列。巴克管教好这两条狗之神速，直让弗朗索瓦目瞪口呆。

“从没见过像巴克这样的狗！”它叫道，“真没有，没有见过！真值一千块，老天爷！对吧，呃？你说呢，贝洛特？”

贝洛特点点头。它的速度已经破了纪录，而且还在一天天增加。雪橇路很平坦，被踏得结结实实，没有下新雪，又不太冷，在气温降到零下五十度之后，整个路一直很平坦。两个人轮流驾驶雪橇，驾赶着狗队飞奔着，偶尔才会出现小小的失误。

三十英里河的冰层比较厚，需要十天才能跑完，但它们却只用了一天就跑出去了。它们从勒巴治湖一口气跑了六十英里，到达白马滩。经过了沼泽地、塔吉什湖和班尼特地区，飞快地越过了七十英里的湖区。之前跑在前面的人，后来都被甩到后面去了。第二个星期的最后一晚上它们已经爬上了白卡关，顺着斯卡格卫灯塔照亮的海边斜坡向下冲，脚下就是运输港口了。

这次跑得都破纪录了。连跑十四天平均天天四十英里。待在斯卡格卫大街三天的时间里，贝洛特和弗朗索瓦扬眉吐气。人们像海水涨潮般涌来请他们喝酒。那些驯狗师、喜爱狗的人看到而狗队流连忘返。之后从西边来了几个混混，想动歪脑筋把村里人的钱赢光，结果被人发现了，挨了一顿死打。不知不觉人们便转移了崇拜的对象，之后政府派发了新的政令。弗朗索瓦将巴克叫到身旁，双手搂住它大哭了一番，之后弗朗索瓦和贝洛特便从此在巴克的生命中消失了，成了陌路人。

接管它和它同伴的是一个苏格兰混血儿，它们带着巴克的狗队和另外十来只狗队一起开始踏上了返回道森的路途。漫漫长途，奔跑起来一点儿也不轻松，它们再也创不了记录了，只有每天拖着沉甸甸的邮件艰辛地走着。因为这是个邮件专列，把从世界各方来的信件邮件寄给在北极阴云笼罩下的淘金者们。

巴克不爱干这种工作，但工作干得还是出色，它和戴夫还有索莱克斯一样，自豪地工作，而且公平地平摊工作任务给大伙，不管它们是否感到自豪。生活很单一，很有规律但也很机械。每一天大致都一样。早上厨子生火，吃早饭。然后有人拆营地帐篷，有人套狗缰绳，赶在黎明前一时的黑暗中出发。晚上扎营，有人搭帐篷，有人砍柴，劈树枝搭床，有人给厨子提水，还要喂狗，这是狗群在一天里唯一高兴的事，尽管吃完鱼后可以和别的狗逛上几个小时蛮不错的。一共有一百多条狗，其中有打架很厉害的，但在巴克和三条最猛的狗较量过之后便当上了老大。它一耸毛一露牙，那几条狗便飞快地逃开了。

可能它最爱干的事便是蹲在火堆边，前脚向前一伸，后腿蜷缩着，抬起头对着火光，眯着眼，有时它会回想起阳光普照下的圣克拉拉谷的米勒大法官宅子，也想起那水泥做的游泳池，想起墨西哥伊莎伯尔犬和日本狗土茨，但在它脑子里更多的是那穿着红毛衣的人、卷毛的死，还有和施皮茨的决斗和它吃过或喜爱吃的食物。阳光普照的大地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很遥远，它对回忆已经没有多大兴致了。它感兴趣的倒是那遗传中的记忆，这种遗传记忆让它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那种本能（也就是祖先的回忆里变化而成的习惯），那后来已几近消失的本能，在它身上慢慢回来了，复苏了，并开始活跃了起来。

有时它伏在那儿，对着火焰眯眼时隐隐约约感到是另一堆火，它看到蹲在火堆前的不是那个混血厨子，而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腿较短，双臂尤其显得修长，筋脉突出，全身肌肉一块一块的，不像那种平滑地鼓起。这人头发乱蓬蓬的，双眼之上的额头往后凹，被长长的头发遮盖了。它发出奇怪的声音，仿佛很害怕黑暗，不停地探看黑暗；它手里握着一根棍子，在棍子一头结结实实地绑着一块大石头，两只手垂到膝盖和脚掌之间；它全身几乎赤裸着，身上有许多毛，在它背上挂着一块被火烤焦的破损的毛皮。在它身上有些地方的毛尤其长：前胸双肩、双手直到大腿两侧，近乎是大片大片的皮毛。它身子并不直直地立着，而是从腰以上稍微向前弯着，双腿在膝盖处弯曲着。它的身体像猫一样，好似有一种特殊的弹性，或叫做恢复原样的能力：还具备一种机警，仿佛永远处于对已知和未知的事物的恐惧之中。

这浑身长毛的人蹲在火边，睡觉时，头低俯在双腿间。它的手肘架在膝上，双手抱着头，好像要用长着长毛的双臂挡住雨水。而在火光之外的四周黑暗中，巴克可以看见许许多多发亮的光，一对对的亮光。它知道那些都是大野兽的眼睛。它可以听到它们走过时，因压断了地上植物枝条而在夜里发出的响声。巴克在育空河经常用慵懒的眼睛看着火堆发出的光做梦时，这些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声音常让它背上的毛倒立，然后传到肩膀和脖子，直至它低声抑郁地哀叫起来，或是发出微微的咆哮。这个时候那个混血厨子便对它喊道：“喂，巴克！醒醒！”于是那来自另一世界的声音便消失了，眼前又出现了现实里的世界。它站起身子，伸个懒腰，打会儿哈欠，就像刚刚小睡了一觉。

在拉着邮件的路上很艰苦，繁重的工作让它们不堪重负。到达了道森的时候整个狗群已经疲惫不堪，应该至少需要十天或一周的休整，可刚过两天，它们又已离开巴拉克斯跑下了育空河岸，拉着写给外边的信件。狗很累，赶狗的也埋怨着，更糟糕的是，每天都还在下着雪。下雪就意味着路面变软，雪橇与地面的摩擦力变大，拖起来更耗力，但赶狗的依旧全力前进，对狗们也十分尽责。

每天晚上停下来扎营时先要照顾的是狗，狗比赶狗的要先吃饭，不好好检查完每一天狗的腿脚，没人能安心睡觉，但狗的体力仍在下降。进入冬季后，它们已经拉着雪橇，跑了一千八百英里的路途。就算是最结实的狗，也吃不消一千八百英里，但巴克却抗住了。它带着同伴坚守纪律，完成任务，尽管它自己也身心疲惫。比利每晚都会在梦中哭叫醒来。乔的脾气也没好到哪里去，索莱克斯不允许任何东西靠近它，无论是从瞎眼那边还是另一边。

最纠结痛苦的是戴夫，它出了毛病，变得更容易发火了。一驻营它就钻进窝里，要喂狗的人亲自前去喂它。只要一解开套了它便不愿起来，要到第二天早晨上缰时才动身。在路上，由于雪橇突然停下来或重新起身而用劲时它总会痛得直叫唤。赶狗的人给它检查了下，却没发现异常。赶狗的人们都很关心它。他们在吃饭时也议论，就到了睡前抽最后一口烟时也讨论着。有天夜里还开了个研究会，将它从窝里带到火堆边，按按这里，指指那里，让它叫了多少次。身体是有毛病，可没发现有骨折，还是找不出症结。

到达卡西沙洲时，它已经十分虚弱了，几次拉着拉着便倒下了。苏格兰混血儿叫停雪橇，把套在它身上的缰绳解下了，让它身后的索莱克斯顶替它的位置，叫它跟在雪橇队后面跑可以休息下。它虽然病成这样，可它不愿离队，解缰时它汪汪乱吠，在看到索莱克斯顶替它位置时，它便很难过地哀叫了起来。狗队中的位置和在雪路上奔跑一直是它的骄傲，尽管病得很重，但看着自己被夺走的雪橇位置它还是无法忍受。

雪橇出发之后，它在橇行过的辙后软软的雪地里挣扎地跑着，并用牙齿攻击索莱克斯。它撞向索莱克斯，想要将它撞倒到路边去，它奋力想跳回属于它的位置，站在它跟雪橇之间；它一直不断地狂叫、呜咽着。苏格兰混血儿用鞭子抽它赶它，但尽管鞭子落到它身上时像刀扎般疼，它依旧不顾不理，而那人却不忍心抽更重了。戴夫不愿意跟在雪橇后轻轻松松地跑。它在柔软的雪地上奔跑个不停，尽管跑得十分吃力，直到精疲力竭，倒了下去，躺在那儿悲凉地叫着。此时长长的雪橇队便从它的身旁飞驰而过。

它拼尽全力跟着雪橇跑着，直到雪橇队再一次停下。这时它又痛苦挣扎着，走过雪橇来到自己的位置上，站在索莱克斯边上。它的赶狗人从身后的人借了火点上烟斗，让它站了一下子，然后才回去继续赶狗出发。狗队上路了，但拉起来却意外轻松，它们纳闷地回头看，都呆了，站住了。赶狗的人也呆了，原来雪橇没有动。它叫伙伴们看看原因，结果发现是戴夫弄的，它把索莱克斯的两条皮带缰绳都咬断了。

它用哀求般的眼神恳求让它留下，赶狗的人很是左右为难。它的伙伴告诉它，有的狗由于工作太重被解除了缰绳却因此抑郁而死。还有其它的例子，说有的狗因为年龄大了或受伤了不能工作，结果却死于抑郁。它们觉得不忍心，戴夫既然上不上缰都会死，那还不如成全它，死在岗位上心里倒好过点。于是它们给它套上缰绳。戴夫又像往常那样自豪地拉起雪橇来，尽管它多次因为受了伤而不由自主地哀嚎起来。它几次倒了下去被拖着走，又一次雪橇从它身上压过去，受了重伤，压断了一条后腿，成了瘸子。

但它仍然坚持着抵达了驻营地，赶狗的人给它安排了一个火堆边的地方休息。早上它已没了力气上路。上缰时它想来到赶狗人身边，只颤抖着站了起来，摇晃了一下就又倒了下来。它最终缓慢地爬到了同伴们上缰的地方，跛着腿，想伸过去上缰。它挣扎着，伸腿，拖着身体做出上缰的样子，却使不上劲。它的同伴们最后一眼看它时，它躺在地上大喘着气，希望继续跟它们走，可它们只能听到它苦苦哀求的叫声，直到它们绕过河边的一排树林。

雪橇队停下了。苏格兰混血儿慢慢地走回他们起初驻扎的驻营地。听不见人们的说话声，只听见一声枪响，那人又匆匆走了回来。鞭子声重新响起来，狗铃铛欢快地响着，雪橇队在雪途上飞奔着，但巴克知道河边那一排树林后面刚刚发生了什么，其它的狗也清楚。

第五章 艰辛雪路

离开道森之后三十天，布克和它的同伴们一路遥遥领先，把其它十多支雪橇队远远地甩在后面，盐湖邮件雪橇队抵达了斯卡格卫。巴克带领它的同伴们在艰辛地拉着雪橇。到达斯卡格卫时，它们步履蹒跚，艰难地走进城里，每一个都疲惫不堪。它们身体状况差到了极点，疲乏无力，十分衰弱。巴克从一百四十磅的体重骤减到只有一百十五磅，尽管同伴们体型不比巴克壮硕，但它们比巴克瘦的还厉害。一直爱装病的派克以前无数次假装自己腿疼腿疼，但这次却真的瘸了。索莱克斯一瘸一拐地行走，达布一直忍受着肩胛骨疼痛的折磨。

雪橇狗们都腿疼极了，跳不起来也蹦不动了。跑一天的路带来了两天双倍的疲乏。它们连爪子落地都觉得十分吃力了。除了疲乏得要命，它们并没有其它不适。这种疲乏跟几个钟头的卖力带来的疲乏无法相比，只需个把小时就能恢复精神气儿，就能抗过去，这种连续不断，数个月所造成的过度劳累，它们再也没有可用的剩余气力了，也没有恢复体力的能力了。没有后备力量可以使用了。每一块肌肉，每一束纤维，每一个细胞都极其疲乏。这当然是有其原因的。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它们已奔跑了二千五百英里，在最后的一千八百英里跑完之后，它们只停顿休息了五天，在抵达斯卡格卫时，它们已明显地吃不消了。它们还勉强咬着雪橇缰继续奔跑，在下坡路时也勉强地避开被雪橇撞到。

“坚持住，可怜的狗狗们，”它们勉勉强强穿过斯卡格卫大街时狗夫鼓励它们道，“这是最后的一段路程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多休息几天了，知道吗？一定的，肯定能休息好多天。”

狗夫们很有信心地能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它们自己也走过一千二百英里时也只休息了两天，所以按常理来说它们也理应得到更多的休息时间。可是进入克朗代克河地区的人实在太多，而他们的爱人、老婆、亲人又并没有在他们旁边，所以邮件积累起来就像阿尔卑斯山一般高。

因此它们自己也只歇息了两天，就又带着另一批信件起程了。不过，这次布克它们并没有跟去。

接着政府又下达了新的命令。一批接一批来自哈德孙湾的新狗将取代无法上路的老狗。不中用的狗将被淘汰，钱比狗重要，狗因此要被卖掉。

当然，巴克它们并不知道，它们已经微不足道了。它们这批又瘦又弱的狗，将被便宜拍卖出去。

三天过去了。在这三天里，只有巴克和同伴们知道它们已经疲乏到何种程度了。然后，在第四天的早晨来了两个美国佬，没花什么钱连带着一套缰绳便买走了它们。那两人互相称呼对方为“哈尔”和“查尔斯”。

查尔斯是个中年人，浅肤色，潮湿的眼睛，胡须坚挺有力地翘着，和被它遮住的软软的嘴唇很不相称。哈尔是个约摸十九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带着一把科尔特连发手枪，腰间插着一把猎刀，还十分威风地上满了子弹。这恰恰说明了它的幼稚：一种说不清的幼稚。两人显然不像是行家里手，懂职业的人。这种人为什么会来北方冒险，谁也不清楚。

巴克听到了它们讲价，看见那人把钱付给政府代理人，便明白了那苏格兰混血儿和邮差雪橇队的其它人，也将像以前的贝洛特、弗朗索瓦和其它已消失的人，从它的生活中消失。巴克和同伴们一起被赶到新主人营地时，看见的是一片狼藉。未清洗的盘子高高堆起，乱七八糟。它还看见一个女人。他俩叫她梅赛蒂斯。她是查尔斯的妻子也是哈尔的姐姐———多么和谐的家庭！

巴克心怀忐忑，看着它们拆除帐篷，拴上雪橇。他们的确很卖力，可缺乏技巧。帐篷收起来有平常的的三倍大。盘子还未清洗洗就塞进行李。梅赛蒂斯总在男人面前瞎忙乱，叽叽喳喳说个没停，不是乱出出点子就是反对。两个男人把衣服口袋放在雪橇前面，她却发现几件被忽略的东西，别的地方放不了只能放在那口袋里，只好又重新将它卸下来。

三个人从附近一帐篷走出来，边看边笑着，彼此交换眼色。

“你们现在这样装载挺好，”其中一人发话，“我本不因该指手画脚，可我要是你们我是不会带上帐篷走的。”

“想都别想，”梅赛蒂斯叫道，两手上扬做出优美姿态，表示吃惊，“没了帐篷我还怎么住？”

“不会再冷了，因为春天来了。”那人回答道。

她摇了摇头，查尔斯和哈尔将最后一批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到已高堆如山的行李上。

“你认为这样走得动吗？”其中一人问道。

“干嘛不能？”查尔斯简单地质问道。

“好吧好吧，”那人连忙改正道，“我只是自个儿乱猜想罢了。行李看上去有点头重脚轻。”

查尔斯转身使劲全力再抽了抽绳索，没有做任何改动。

“当然咯，狗是负责拉着那堆东西跑上一整天的。”另一个人肯定地说道。

“当然！”哈尔用冰冷的口气礼节性的说道，一手握着鞭子抽过去。“驾！”它喊道，“驾，去那边！”

巴克和它的同伴们一起顶住胸带，想跟它们的新主人上路，　可是，那条缰绳拉紧了才一会儿，却又松下来，因为它们实在拉不动那个笨重的雪橇！

“该死的懒家伙！我教训教训它们。”它叫着，打算抽鞭子。

但此时梅赛蒂斯过来插手了，她叫道：“啊呀，别打了，哈尔。”她抓住鞭子，并夺了过来，“可怜的家伙们！你必须现在保证不再对它们这么粗暴，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对狗一点都不了解，”她弟弟抢先说道，“不要拦着我，它们不可怜，它们是在偷懒。我跟你说，就算只干一点点活也要抽它们鞭子。它们就得受到这样的待遇。不信你去问问其它人。”

梅赛蒂斯用哀求地眼神望着人们，漂亮的脸蛋上充满了对苦难抵触的情绪。

“它们像水一般温和，如果你真了解它们的话，”一个人答道，“关键是它们累坏了，需要休整。”

“放屁！休整啥！”哈尔从从他乳臭未干的嘴里喷出这样一句。

“啊！”梅赛蒂斯面带痛苦的神色，看起来说这样的话让她也很难受。但她很看重家庭的和睦，急忙维护她弟弟。“别听他的，”她尖声说道，“你打的是我们自个儿的狗，你想怎么赶就怎么赶。”

哈尔的鞭子再次落到狗身上，狗群又拼命地拉，放低了身子，腿脚踏踩进了雪里，使出浑身解数。可雪橇就像抛了锚似的一动不动。经过两次失败后狗队停了下来，大口喘着粗气。

那条鞭子响得更无情更猛烈。

鞭子刚停下，梅赛蒂斯又来干涉了，她跪到巴克面前，眼里充溢着泪水，双手抱住它的脖子。

“我可怜的宝贝啊，”她同情地喊道，“你为什么不使点劲呢？———只要使劲就不会再挨鞭子了。”巴克不喜欢她，但它又心里难受，不想反抗，只把这当做是一天之中必须承受的一种苦难。

一个旁观者一直紧咬着牙关，忍住不骂它们，可现在开话了，“你们怎么做我不在乎，不过为了狗的缘故，我只想提醒你一句。你必须先让雪橇先活动起来，这样狗才拉得动雪橇，橇底结冰了，抓住舵棍用力左右摇动，让雪橇动起来。”

哈尔不以为然，仍然因执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催狗前进。然而，无论布克它们怎么努力，雪橇依然纹丝不动。  
 尝试了好几次之后，哈尔最后只好听从劝告，把冻在雪里的滑木摇使劲摇了摇，冻在雪里的橇板活动了起来，超载的雪橇开始移动了，巴克和同伴们在雨点般的鞭子下发疯似地拉着。那条路在一百码的地方有一个拐弯，沿着一个滑坡通向大街。

走这条路要让这头重脚轻的雪橇不翻倒是需要经验的，可哈尔完全毫无经验。拐弯时雪橇翻倒了，没捆扎实的行李一半掉了出来，狗却没停下脚步，雪橇翻倒之后，分量减轻了，掉下的一半行李在它们后面跳蹦着。狗们因受到了虐待，也同时由于负担太重所以很愤怒，巴克大发雷霆，飞奔起来，狗队也跟着它飞奔。

哈尔大喊：“哇呀！啊！”可狗队恍若未闻。他被绊倒在了雪地上。翻倒的雪橇从他身上拖过，狗群向前冲，跑上了大街，橇上的行李沿途乱飞，斯卡格卫人看得可真热闹。

好心的人捉住狗捡回了行李，还给他们出主意。只有把行李减半，再增加狗的数量，才能顺利达到道森。

哈尔和他姐姐姐夫不情愿地听着，他们搭起帐篷，检查了行李，将罐头食物抛掉了。这让人觉得很好笑，因为罐装食物在漫长雪路上是最不可或缺的东西。

“就把毛毯当旅馆吧，”一个人笑道，“就是只有一半也还太重了，扔了吧！把帐篷扔了，还有那些盘子———谁有功夫洗那些玩意儿呢？大老爷们，你们以为是在普尔曼卧铺车里旅行吗？”

所有都照办了，心有不舍地得扔了多余的东西，梅赛蒂斯把衣服从大口袋里翻出来一件一件扔掉。她哭了，每扔一件便哭一次，为她扔掉的那些东西而哭。她双手抱着膝盖伤心地哭着，哭得伤心欲绝。她发誓，她是一英寸都不再往前走了，就是为了十个查尔斯也不走了。她对着每一个人，为她的每一件东西哭诉，最后又一边擦眼泪，一边开始把她原先认为必不可少的衣服向外扔。她任性起来，扔了自己的东西后开始扔男人的东西，以旋风般的速度往外扔。

扔完之后，行李虽然减轻了一半，但是留下来的物品还是堆得像座小山，十分可怕。查尔斯和哈尔在黄昏出门回来后又带回了四条外地狗。这四条狗加上原有的的六条，再加上上次创纪录的路途中，在冰场瀑布买的两条狗提克和库纳，使狗的数量达到了十四条。外地狗虽然来这受过些锻炼，可能力有限。其中三条是短毛的追踪犬，一条是纽芬兰狗，另外两条是血统不明的杂种狗。这些新来的陌生的狗好像什么也不懂，巴克和同伴们都厌恶它们，巴克很快向它们证明自己的地位，教它们哪些事是不允许做的，它们却总也学不会。它们对缰绳和雪路很反感。除了两条杂种狗，别的狗都被这陌生环境和鞭子的抽打搞得晕头转向，十分沮丧。两条杂种狗则耷拉着脑袋，除了啃骨头，干别的都没劲。

新来的狗士气低下，无法调教，有经验的狗让二千五百英里漫长不断的长途跋涉累垮了，前景一片灰暗，可两个男人倒很高兴，而且得意，它们有十四条狗拉着。从北极旅行的性质来讲，让十四条狗拉一个雪橇本来就欠考虑，因为一个雪橇上是带不了十四条狗的狗粮的，但哈尔和查尔斯却不懂。它们只是机械的计算：每条狗吃多少，有多少条狗，走几天，接着死死地照办。梅赛蒂斯也不懂这些道理，只是望着十四条狗排成长长雪橇队，高兴的手舞蹈。

在第二天的后半上午，布克才率领长长的狗队，慢腾腾地走上大路。

巴克和它的同伴们早就已经疲惫不堪，而那些新加入的同伴又使不出力气来，所以，狗队的阵容虽然浩大，走起路来却毫无精神可言，一个个都无精打采。

巴克曾经在道森和盐水之间奔走过四回，沿路的种种艰辛它们都一一经历过。如今，在如此疲惫不堪的情况下，还要开始同样的苦役，它们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愤怒。巴克无心工作，它的同伴们也一样。外地狗弱懦胆小怕惹事，熟练有经验的狗对赶狗人毫无信心。

巴克隐约觉得这两男一女一点也不可靠。它们啥也不会，相处时间长了，还发现它们连学习都不怎么会。他们办事总是鲁莽、没有规矩，马马虎虎。就连简单的搭帐篷也要花上半天的功夫，然后拆除和打包行李又要花上个半天，行李打包得乱七八糟，一天中唯一所剩的时间又总花在收拾行李上边。有几次他们花了一整天都还没走十英里。还有几天就直接上不了路。每天有个标准距离是用来计算狗粮的，可它们没有一天曾达到过这个纸上计划距离的一半。

所以狗粮不足是在所难免的。可笑的是他们每次还仍给狗过多的粮食，这使得狗粮提前不足，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又接着扣减每日给狗的定量。外来狗没有忍受过这种周而复始的挨饿，也不能少进食多消化。它们食量出奇地大。看见它们吃的不少，同时见它们拉橇又没什么力气，哈尔便认为是以前给的定量太少，给的狗粮比原先的定量翻了一倍。更糟的是，梅赛蒂斯漂亮的大眼里充溢着泪水，颤着嗓子恳求他们增加定量，且在恳求无效后，一个人偷偷从鱼袋里偷出鱼喂给它们吃，可巴克和同伴们缺的并不是狗粮而是休息，所以即使拉橇速度不快，它们所拉的沉重的行李，却在大量地消耗着它们的体能。

接着食物不足的日子到来了。哈尔有一天忽然发现狗粮早已消耗了一半，但路程却只走了四分之一；并且这时不论是靠人情还是花大价钱买，这新的狗粮都难弄到手了。于是他便严重克扣定量，同时又尝试增加每天要跑的里程数。

他的姐姐姐夫都赞同这种做法，但它们沉重异常的行李和自个儿的无能挫败了他们。扣狗粮定量简单，但要它们跑得快却难。它们自个儿在早晨拖拖拉拉耽误路程，也使他们没法增加起步时间。他们不但不懂如何用狗，连自己都不会用。

第一个掉队的是达布。这个可怜的总犯错误的小偷，虽然老是被抓住受到惩罚，可干活还是一直忠心耿耿的。它之前被扭伤的肩胛骨，因没有得到治疗也缺乏休息，因此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最后被哈尔用那把科尔特连发枪给毙了。在那里有种说法：外来狗是由于吃雪橇狗的四分之三的口粮定量而饿死的。在巴克这支队伍里的那六条外来狗，却只吃雪橇狗定量的一半，哪有活得久的道理！纽芬兰狗第一个死去，接着是那三条短毛追踪犬，两条杂种狗生命力顽强点，可最终还是逃不过被活活饿死的厄运。

到了这时，三个人身上那原本应有的南方式的温和优雅早就荡然无存了。来北极的这趟旅行，早已失去了它的魅力和浪漫，所谓男性的潇洒和女性的温柔对他们来讲，早已成了太尴尬蹩脚的现实。梅赛蒂斯已不再为狗哭了，她为自个儿哭得太多，也和丈夫和弟弟争吵太多。现在唯一不让他们感到疲惫厌烦的就只剩吵架了。苦难让他们的脾气变得糟糕，苦难越大脾气就越臭，坏脾气变得越来越糟，已超越了苦难。在雪途中那种惊人的耐性让勤劳的受难者温和亲切，可对这三人却不起任何作用。它们没有一点耐性，苦难使它们僵硬起来，肌肉的酸胀，骨骼的酸胀，就连心也是酸胀的，其结果是连说话都尖酸刻薄，连早上起床的第一句都是尖酸刻薄的，到夜晚睡前最后一句话也还是那么的尖酸刻薄。

梅赛蒂斯一给查尔斯和哈尔机会，他俩就争吵，彼此都觉得自己做的事比对方多，就忍不住抱怨起来。梅赛蒂斯时而站在丈夫这边，时而站在弟弟那边。结局是一场没有消停的“和谐”的家庭内部“会议”。从让谁负责劈柴（这是查尔斯和哈尔的争吵）开始，就立马能转移到家庭里别的人身上，废话满天飞，骂骂咧咧，殃及彼此双方的父母、叔叔、阿姨、表兄弟妹、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还包括已经去世的。让人捉摸不透的是，哈尔对艺术的看法和它舅父写的社会历史剧能和劈柴有什么关联？可是争吵一直向着这个问题扯来扯去，就和查尔斯胡扯政治偏见一样。而另一边，查尔斯的姐姐的那条八卦的舌头，能跟在育空河边生火有什么关系？这也只有梅赛蒂斯自己清楚了。她却在这个问题上口若悬河，大爆私愤，而且还连带着提起一些对她丈夫家来说，并不讨人喜欢的家族特征。在他们争吵的同时，火却熄灭了，帐篷搭了一半撂在一边，狗也没去照顾。

梅赛蒂斯还具备一种特殊的怨气———女人特有的怨气。她有几分姿色，性格温柔，一辈子打交道的都是体贴殷勤有着骑士般风度的人，可如今她弟弟和丈夫对她却毫无骑士风度和绅士风度。两个男人抱怨她总是那么的无能，可她却觉得那是女性最本质的特性，由于这番指责她闹了个底朝天。她痛苦疲倦，也不理狗群，总是坚持要坐在雪橇上。她虽然外表温柔，可她有着一百二十磅的体重———这对于那些早已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狗们简直是累垮塌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她连坐很多天，一直坐到狗们在雪途中累倒，雪橇停在那儿纹丝不动。查尔斯和哈尔要求她下来，和她讲理，恳求她，她却一副哭哭啼啼像好似控诉他们的粗暴。



又一次两个男人总算想尽法子将她从雪橇上哄下来，可这之后他们再也不敢这么做了。她就像是个被宠娇惯的孩子似得走的懒懒散散的，后来竟然坐在地上不愿动了。他们不理会她，直接走了，她却仍然一动不动坐着。它们走了三英里，又最后只好放下行李赶回来用蛮力将她弄上雪橇。

因为他们自个儿太痛苦，于是便更是理所应当地忽略狗们的痛苦。哈尔有套理论总用在别人身上。那理论是：锻炼能使人变得坚强。他曾向姐姐和姐夫解释这个道理。对方不理会，他又用棒子用到狗身上。到了五指山的时候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一个牙齿掉光的老太太想用几磅冰冻着的马皮与挂在哈尔那腰上的科尔特连发枪交换。这种马皮即便是六个月前，刚从牲口贩子那饥饿的马身上扒下来的，也仅仅是很勉强的代食品。现在由于外层被冰冻更像是坚硬咯牙的铁皮。狗花好大功夫吞下去，却消化成了没有丝毫营养的皮条和大堆短毛，由此带来的消化不良还经常害狗肚子疼。

在整个行程中，巴克都是踉踉跄跄坚持在领头狗的位置上，就好像做噩梦般。能拉动橇就拉下，不能拉就直接倒下，一直到鞭子或棒子赶着它起来。它那身俊美的毛茸茸的外皮毛，已失去了原来的光泽和柔韧，毛皮湿哒哒松垮垮的垂下来，拖在地上又脏又湿。在遭到哈尔鞭子与棒子无情痛打之处，毛与血凝结成血块。体内的肌肉消耗殆尽了，能看到的只有嶙峋的筋络，身架上的每一条肋骨和骨头都凸起来，可谓是瘦骨嶙峋。外皮里面空了，形成褶子，让人看了很是心痛。但巴克不沮丧，在这点上曾经那个穿红毛衣的人早已证明过。

巴克都这样了，它的同伴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们看上去行尸走肉般。包括它在内一共是七条狗。由于忍受巨大的痛苦，它们已经对鞭子和棒子的抽打失去知觉。挨打带来的痛苦变的模糊，它们的视力和听力也开始变得模糊糊。它们只是活着，亦或者说只是苟延残喘。它们只不过是些硬撑着骨头架子的皮袋，生命的火光即将奄奄一息。一喊停，它们就连着皮带扑通倒下，像死了一般，那生命的火光隐隐约约黯淡下去，似乎将要熄灭。在鞭子和棒子打在身上时，这火光又十分微弱地重新燃起，接着它们又跌跌撞撞地站起来，脚步颤抖着地向前迈进。

有一天性格温顺的比利倒下了，再也爬不起来了。哈尔已经换掉了手枪，便握起斧子朝缰绳下的比利脑袋一砍，然后砍断缰绳将尸体扔向了一边。巴克亲眼看到了，它的同伴们也亲眼看到了，它们十分清楚那一天已快来了。第二日库纳也死了。现在就只剩下五条狗：乔太累了，已经耍不了花样了；派克腿残疾了，一瘸一拐，只有一点知觉，再也装不了病了；瞎了一只眼的索莱克斯依然忠心耿耿地在缰绳下拉橇，它因为自己只剩下那么一点点气力而感到心寒；在那年的冬季还未走多少里程，提克挨的鞭子最多，因为它看上去精神最好；还有巴克，它仍当着领头狗，可再也不维持或打算维持秩序和纪律了，有近半的时间它因疲劳衰弱一只眼瞎了，只凭着模模糊糊的影子和脚下隐约的感觉，在路上挣扎着向前跑。

明媚的春季已来临，可狗和人的春季还未来到。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黑夜一天比一天短。凌晨三点天就亮堂了，夜里九点依旧不明不暗的。阳关普照，冬季阴冷的静谧已被春季万物复苏的悄语所代替。这种悄语遍及大地每一处，处处充满了生命的欢乐。

这种欢乐来自这复苏的生命和萌动———来自于多少个在寒冬中冬眠的万物。柳树和白杨绽放出鲜嫩的绿芽，松树里的汁液流动着；藤条和灌木丛披上了绿衣。夜晚蟋蟀欢快地鸣叫着，白日里处处是爬行着的东西，它们奔向阳光地带。啄木鸟和松鸡在树林里砰砰的叫啄着。鸟儿们清脆的歌唱着，松鼠咔嚓咔嚓低语着。来自南方的大雁排成精巧的人字形，划破长空在头顶依依呀呀地飞过。

泉水在每一处土坡边叮咚作响，那是暗藏着的泉水音乐。一切都在解冻中，一切都从冰封中复苏着。育空河在用力摆脱困住它的坚冰。河水在地下消融冰块，太阳从上方溶解寒冰。接着气孔出现了，冰层上开始有了裂缝，并且裂缝在一天天变大，薄薄的冰块大片大片掉入河中。在万物苏醒、萌动之际，在耀眼的明媚阳光下，在低语的清风中，两男一女和拉着雪橇的几条狗却像是即将步入死亡的旅行者一样步履蹒跚地走着。

雪橇狗一条条地倒下，梅赛蒂斯坐在雪橇上哭，哈尔漫无目的地咒骂着，查尔斯眼睛湿润，正在思考着什么，但他们最终颤颤巍巍地走到了白河口的桑顿的营地。狗群刚一站稳便又倒了下去，好像都被勾走了魂魄一样。梅赛蒂斯擦干了泪水望着约翰·桑顿。查尔斯坐在一块木头上喘气休息。他全身都僵硬了，坐下来时很慢很是痛苦。交由哈尔负责。约翰·桑顿正把桦木棍一小刀一小刀地削成斧子手柄。一面削着一面听，每次回答都是一个字。对方要求给建议，他也简短地回答。它对这些人再清楚不过了，即使他给提出建议，也知道对方是肯定不会采纳的。

哈尔在听到桑顿劝它别在已融化的冰块上去冒险时说道：“我们之前就听别人说过，雪路的底面已经快解冻了，劝我们最好等着。还说我们到不了白河，但你瞧我们这不是已经在白河了吗？！”说最后一句时还夹带着胜利般嘲笑的口吻。

“别人告诉你的是对的，”约翰·桑顿回道，“雪路底部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解冻而坍塌下去，只有傻子，也只有像瞎子般碰运气玩命的傻子才能误撞到这儿。我跟你说吧，就算是把全阿拉斯加的黄金都给我，我也不愿意拿自己这把老骨头去玩命！”

“那是你不傻，我猜，”哈尔说，“我们仍旧会顺利到达道森的。”它拿起鞭子甩了起来。“嘿！快起来，巴克！嘿！走了，起来！！”

桑顿继续削斧柄。他心里很清楚，要想去挡住傻子干傻事是白费功夫。世上多几个或少几个这样的傻子也无所谓。

虽然哈尔的命令下达了，可狗队却并没有站起来。现在即便鞭子落在它们身上，它们也无法站起身来了。鞭子一鞭接一鞭地抽着，执行着残忍的刑罚。约翰·桑顿皱紧了眉头抿紧嘴巴。索莱克斯第一个爬了起来。提克第二个，接着乔也痛苦地叫唤着爬了起来。派克挣扎着想起身却在两次站到一半时又倒下去了，第三次总算站起来了。巴克没有站起来的意思，只躺在倒下的地方一动不动。鞭子一而再地抽在它身上，它却既不叫唤也不挣扎。有好几次桑顿想要说话却又憋了回去，它两眼湿润着。鞭子不停地抽，他站起来踌躇不安地走来走去。

这次是巴克第一回站不起来，正因此使得哈尔暴怒不已。它将鞭子换成了常用的大棒子。接着更残酷的殴打如雨点般落在了巴克身上，巴克放弃了。它和同伴们一样可以勉强支撑着站起来，但此时它却坚决不动。它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的末日已来临。这种感觉在它拉橇来到河岸边时已经很强烈，现在这种感觉还在。它每天在脚掌下感到的是薄冰和踏烂的碎冰，让它意识到大难已近在眼前，就在眼前的主子要驱赶它们去冰面上时。它拒绝起身。它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体会太深刻了，即使挨了大棒子也不感觉疼痛。棒子继续无休止地打着，生命的火光跳了跳，却很快自由降落，就快要熄灭了。它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麻木。它感觉棒子带来的疼痛很遥远。最后的痛苦消失了，尽管还隐约感觉大棒打在身上，但那已不是它的身体，它的身体似乎在远方。

接着，约翰·桑顿冷不及防地发出了一声如野兽般地吼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到了哈儿身上。哈尔就像被一颗落下的树打中般飞了出去。梅赛蒂斯发出一声尖叫，查尔斯若有所思地看着，擦着他那湿湿的眼睛，由于身体的僵硬没有站起来。

约翰·桑顿低头俯看着巴克，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它气得浑身不停地抽搐，一言不发。

“你如果要再这样打这狗我就要你小命！”他终于喘着大气地说出了这句话。

“那是我买的狗，”哈尔走过来，边擦嘴角的血便说道，“少管闲事，不然我跟你没完。我就是要到道森去。”

桑顿站立在他和巴克中间，并没有要让开的意思。哈尔接着拔出了腰间的长猎刀。梅赛蒂斯尖叫了起来，叫喊着，接着忽然又歇斯底里般大笑起来。桑顿用斧柄打在哈尔的手指关节处，将他手里的刀子打落在地。他伸过手去准备捡起，桑顿又在他的手指关节处打了一下，然后自己弯腰拾起猎刀，三两下就将巴克的缰绳割断了。

哈尔再也不敢和桑顿动手了，它的两只手或者说双臂又在忙着搀扶他的姐姐；而且巴克快奄奄一息了，肯定拉不动雪橇了。过了几分钟之后它们便离开了河岸，向河面跑去。巴克听见了它们出发了，抬头看见：派克站在领头狗的位置，索莱克斯做辕狗，乔和提克在它俩之间。几条狗都瘸着腿跌跌撞撞地走着。梅赛蒂斯坐在橇上，哈尔在掌舵，查尔斯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跑着。

巴克看着它们离去，桑顿跪在它身旁，用粗糙却温情的手摸寻找着巴克骨折的地方，等到它发现巴克除了全身累累的伤痕和严重的饥饿再无其它毛病时，那雪橇已走出了四分之一英里。狗和人望着雪橇在冰上缓慢地前进。突然刹那间，它们看到雪橇的后座向下坠落，好像掉进了深深的冰辙里，撬舵连着哈尔一块被弹向了高空，梅赛蒂斯的尖叫传入他们的耳中。它们看见查尔斯猛地转身向回跑了一步，河面一大块冰往下沉，连带着人和狗便都消失了。眼前只剩下一个冰窟窿像大张着的嘴巴一样———河面上雪橇的雪路早就脱了底了。

约翰·桑顿和巴克互看了一眼。

“你这个惹人怜的家伙，”约翰·桑顿说，此时巴克舔了舔他的手。

第六章 对一个人的爱

头一年的年底，约翰·桑顿的双脚冻伤了。他的伙伴们把他照顾的很妥帖，留下他独自疗伤，便逆着江流而离开了，计划运一批锯好的木料到道森去。在它解救巴克的时候还仍有些跛脚，但是随着气候变得越来越温暖，那点跛足也慢慢好转了。巴克在这里，在这漫长的春暖花开的季节里趴在河边，望着河水，慵懒地聆听着鸟儿的歌唱和来自大自然的天籁，全身的气力也慢慢在恢复。

如果有谁曾经长途跋涉过三千英里，那么他肯定能体会到，这之后得到的充足休息是多么的惬意。必须承认，巴克的肌肉日渐丰腴、肌腱也在恢复，伤口逐渐愈合，他正处于休息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懒散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们几个都整日无所事事———约翰·桑顿、巴克、史琪特和尼格———他们都在等待着运木料去道森的伙伴们回来接他们。史琪特是一只爱尔兰种的小型猎犬，她是最先来和巴克打招呼的，在巴克快要死了的时候，因没法向她一开始就大献殷情而沮丧。她却具备某些犬类所具有的医疗型本事。她好像一只母猫舔舐小猫一样将巴克的伤舔得干干净净。每天早晨巴克一吃完早饭，她便准时来完成自个儿找的任务。就像巴克去找桑顿一样去找她护理了。尼格也一样很友好，尽管不是很明显。它是只体型硕大的黑狗，是狼狗与猎鹿犬的混血，拥有一双一直笑眯眯的眼睛，很是温顺。

让巴克感到意外的是这两条狗并没有对它心生妒忌。它们好像也具备像桑顿一样的温厚与慈祥。巴克在身体恢复好之后，它俩就带着它玩各种有趣的游戏。就连桑顿也忍不住参与了进来。巴克就这样在嬉笑玩乐中度过了它的疗伤期，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是爱，是真爱，第一次在它心里萌生。

在阳光普照的克拉拉峡谷米勒大法官宅子里，它其实并没体会过这样的情感。它和法官的儿子们四处打猎，它只是被当做他们的玩伴；和法官的孙子们在一起时，它不过扮演者一个保镖的角色；而跟法官相处则是一种庄重而高尚的友谊关系。但爱是另一种强烈的情感，它是崇拜之情，是狂热之情，这种感情只有约翰·桑顿才能给与它。

这个人是它的救命恩人，这是其一；而且它还是个理想的主人，这是其二。其他人是由于工作或责任的缘故去照顾狗，而他却是发自内心地，情不自禁地照顾巴克，就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而他的感情更为深刻，巴克就连他一句简短的招呼，或是一句鼓励的话语，都记得清清楚楚。至于和狗围在一起聊天（桑顿称为“侃大山”），不仅让狗感到开心，它也觉得很开心。桑顿有个动作，会粗暴似的搂住巴克的脑袋，将自己的脑袋放在上面用力地晃动，同时说出很多看似难听的话骂它———这些在巴克看来都是由于溺爱而发出的深情的呼唤。巴克觉得桑顿那强有力的搂抱和语言上对它的咒骂，是最让它兴奋快活的东西。每一次的晃脑袋，它都会有一种极致般的喜悦，好像心都要蹦出来似的。桑顿一松开手，它便站起身来望着他，嘴角边露出笑容，眼里充溢着欢乐，一动不动，嗓子在隐隐约约地颤动着。这个时候桑顿就会很尊重般感慨道：“老天！你就只差能讲话了！”

巴克也有自己表达它的爱的方式，这几乎是一种伤害，它常常用嘴衔住桑顿的手猛然一咬，咬出的印记很久都不会消失。桑顿却明白这其中的含义，他知道这是巴克对他爱的表达，就像他亲切地咒骂它一样。

不过，对桑顿的崇拜是巴克爱最主要的成分。只要桑顿抚摸它，和它说话，它就会兴高采烈。但它并不索要这种爱抚，它和史琪特不一样，史琪特总要将鼻子探到桑顿的手下拱个不停，要求对方抚摸。它也和尼格不同，尼格总爱走到桑顿旁，将它自己的大脑袋，放到桑顿的膝盖上。巴克喜欢的是远远的崇拜着他，它总躺在桑顿的脚边，用热情而急切的眼神望着他的脸，洞察着他，对桑顿饶有兴趣，跟随他变化着的表情、动作或形体而改变着自己的神态。偶尔它也会躺在他身后较远的地方，望着那人的轮廓和变化着的身体动作。巴克的注视常常会使得约翰·桑顿转过头来回望它———它们俩之间经常有着这种无言的默契，桑顿也会报之以无言的注视，巴克的眼睛说明了它的心理活动，桑顿闪烁的眼睛也显示了他的心理活动。

巴克在被救之后，久久都不愿让桑顿从它的视线里消失。从他离开帐篷，到他回到帐篷，它都紧紧地跟随其后。自从从南方来到这北方之后，它的前几任主人都是不久便从此从它的生命中消失的。这让它十分胆战心惊，害怕主人不能长久陪着它。它害怕桑顿也会像贝洛特、弗朗索瓦和苏格兰混血儿一样，从它的生活中消失。即便在晚上做梦，这种畏惧感也经常骚扰它。这时它便干脆起身，越过寒冷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来到帐篷的门口，站在那儿听着它主人的呼吸声。

尽管它对约翰·桑顿心怀无限的爱，这爱从侧面反映了文明使它产生了温情，但北方地区在它心里所唤起的原始本能，依旧存在并且活跃着。它具有忠诚与献身精神，但天生的狡诈和野性却依旧存在。它是原始的动物，更像是从原始的疆域直接被带到约翰·桑顿的火堆边的，一点也不像是南方来的狗，因为南方的狗身上到处都是文明的印记。由于它发自内心对桑顿充满爱，所以它从不偷吃东西。但偷起别人的或别的帐篷里的东西便毫不客气。它很狡猾，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到东西。

它的身上和脸上有很多狗咬的伤疤，但它打架照样勇猛并且更巧妙。史琪特和尼格脾气很温顺，不会打架———而且它们是约翰·桑顿的狗。但是只要是陌生的狗，无论它们是什么品种，曾经多么的勇猛，都会很快地被巴克所征服，并认可巴克的最高地位。巴克是现实的，残忍的，它对用棒子和利牙铸成的铁律再明白不过了。它从不轻言放弃，一旦打起架来就绝不退让。它从施皮茨那里得到了一次教训，还从警备局和拉邮件的狗那里学到了无数次的教训。它清楚折中是行不通的。它必须采取主动，不然就会沦为奴隶，而处处表现出仁厚是一种软弱。在原始生活里这种仁厚和软弱是不存在的。这种仁厚会被其它的狗曲解成畏缩和害怕，而这种对意思的曲解所带来的就是直接的死亡。杀死对方，或者被对方杀死；吃掉对手，或者被对手吃掉，这就是亘古不变的原始铁律。它所信仰的便是在时间最深处酝酿的这种命令。

它比它所度过的所有时光和呼吸过的空气都要古老，它心里连接着原始和现在，它身后的恒久正以强有力的节奏而在它体内跳动着，它也同时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只有着宽大胸脯的狗，

它蹲坐在约翰·桑顿的火堆边，它有着白色的利牙，身上长着长长的毛，但它身后却显现出各种形态的狗影子。野狼影子，半狼影子，眼神是那么的急切而敏锐，他吃肉时，它也好像在嚼着什么；他喝水时，它也似乎也感到口渴；他闻出风向时，它也似乎能感觉出来。它们告诉他野兽在森林里发出的叫声。它们支配着他的情绪，了解他的所作所为，他躺下时，它们跟他一起躺下，一起进入梦乡，梦见自己超越了自我而回归到了本我。

它背后的影子们在蛮横地召唤着它，使得人类和文明的要求离它越来越远。从茂密森林的深处传来了一声呼喊声，它经常能听见这种夹带刺激而充满诱惑的喊叫声，它也常常感到自己好像受到某种神秘驱使般不自觉地离开火堆和这周围的人多的地方而向着森林走去，驱使着它前进，一直不断的前进，前进到未知的地方，也不清楚自己为何而前进。它也从不思考自己要去向何方，为什么去，那呼喊声蛮横霸道，从密林深处传来，但每当它踏入那松软而又人迹罕至的地方时，它对约翰·桑顿炽热的爱又使它走回了火堆边。

也只有约翰·桑顿才能吸引着它，初次此外好像整个人类对它而言都可有可无。来自远方的游客偶尔也会赞许它，抚摸它，但它的心里都未曾起任何涟漪，碰到对它感情太强烈的人它还会起身走掉。桑顿的同伴汉斯和皮特驾驭着桑顿早已盼望已久的筏舟到来时，巴克不愿意理会它们，后来知道了它们是桑顿的好友时才稍稍有所转变，但也只是被动消极的。他们给与它的，它都来者不拒，可接下的时候给人感觉倒像是他是在施舍一样。他们和桑顿一样是仁慈宽厚的人，思想简单单纯，想问题清楚明白。还未等到他们将筏舟弄到道森的锯木厂边的大回旋水湾时，他们就已经熟悉了巴克和它的生活习惯，也从不要求它像史琪特和尼格那样对他们加以亲密。

它对桑顿的感情也日益增加，在夏天旅行的时候，让桑顿把包裹放在它的背上，只要是桑顿的命令，什么样艰难的活它都愿意赴汤蹈火。他们用筏舟做的木料生意所得来的资金，和别人签了有关已经发现的金矿的有关利润，然后离开了道森，朝着塔那那河的源头驶去。有一天，三个人和几条狗坐在一处陡峭的悬崖山顶上，那悬崖有三百英尺高，悬崖下面是裸露的岩床。约翰·桑顿坐在悬崖顶上，巴克卧在他的身旁。桑顿突发奇想，有了一个荒诞怪异的主意，它让汉斯和皮特留意接下来打算要做的实验。“巴克，跳！”它一手朝着峡谷方向挥动，发出命令。紧接着巴克便径直往下跳，桑顿赶紧将巴克拽住，于是，狗与人在崖边挣扎起来，汉斯和皮特赶忙将它俩拉向安全的地方。

“太胡来了！”惊恐过后，皮特说道。

桑顿摇了摇头。“不，太精彩了，可是，也太可怕了。你明白吗，这有时也让我心惊。”

“我可不敢在巴克在的时候和你过不去。”皮特得出结论般说道。

“一点不错！”汉斯表示赞同，“我也是一样的想法。”

皮特所担心的事那一年还没到年底就在圆城发生了。“黑家伙”伯顿，是一个向来脾气很臭，心狠手辣的人，他在酒吧里挑衅滋事，跟一个新来的过不去，桑顿和善地去劝解，而此时巴克像平时一样习惯性地+-+卧在一个角落里，脑袋搭在前爪上，看着主人的一举一动。\*伯顿瞬时一拳向走过来试图劝架的桑顿打了过去，桑顿一下子便被打的转起了圈，还好一手抓住了酒吧的栏杆才没有倒地。

旁观的人听到一种似狗叫而又非狗叫的嚎叫，最好定义为“咆哮”的声音，紧接着看到巴克的身体飞向空中———它早已离开了地面向伯顿的喉咙扑去。那人救了自己一命，出于本能它用手臂挡了一下喉咙，却还是被巴克扑倒在地，巴克站在它身上放开了被咬住的手臂，而向那个人的喉咙咬去，这一次那人只挡住了部分喉咙，接着喉咙被巴克撕破了，人们扑向巴克将它赶走。可在外科医生检查那人的情况时，巴克还在那儿不停地转着圈怒吼着，想冲进去。在场人们就召开了一个“淘金者会议”，决议是：这条狗的行为是由于对方挑衅所致，所以无需追究它的责任。但巴克却因此一举成名了。从那天开始，它的名字便流传在每一个阿拉斯加营地的人们中间。

在那年秋天，它又很多次解救了桑顿的命。三个人要将一只又长又窄的船，放到四十英里河的一处险要滩涂上。汉斯和皮特走在岸边上，用一根吕宋细绳往一颗颗树上吊住船，桑顿在船上用蒿杆在水中撑着，帮忙向下放，并朝岸上喊叫发出指令。巴克在岸上，跟随船跑，它既着急又苦恼，双眼连一刻都不曾离开桑顿。

在一处特别险恶的地方，有一片礁石，犬牙交错，露出水面。汉斯松开了绳索，等桑顿撑船进入湍流后抓住绳子，跑向岸边，打算等船穿越了礁石再吊住。船过了礁石却被一道快如磨坊水槽的湍急水流冲走了，这时候汉斯用绳吊住了船，但由于吊得时候用力太猛，那船弹了起来，向河岸方向一跳，船翻了。桑顿被船甩了出去，被冲到最险恶的激流地带，那是一道最凶猛湍急的激流，在那里游泳的人没一个能生还的。

巴克立刻跳入水中，游了大概三百码，在一处凶猛的漩涡中追上了桑顿。在它感觉到桑顿抓住了自己的尾巴后，便靠着自己那一身惊人的力气向岸边游去。但它朝岸边游得速度和湍急的河流速度相比要慢得多。激流下面传来了流水的巨大咆哮声，在那里疯狂的激流变得更加的疯狂，突出水面的那些岩石就像一把巨型梳子一样，将激流梳成无数条小股急流，激荡起无数的水花。最后的激流的突然倾泻而起所产生的吸引力特别强大，桑顿此时清楚自己已经没办法抵达河岸了，它已被一块礁石重重地刮划了一下，又在另一处礁石上碰撞了一下，接着又猛地撞到了第三块礁石。它用双手抱紧那礁石滑溜溜的顶端，手放开了巴克，在飞速旋转着的漩涡里高声喊道：“快走，巴克！快走！”

巴克没能稳住自己，被激流冲到了下游。它拼命地挣扎着，却怎么也游不回来了。它听到桑顿第二次向它下达离开的命令，便从水里竖了起来，高高地昂起头，好像想看他最后一眼，然后便服从命令向岸边游去。它游得敏捷有力，在激流将它再卷入水中前被汉斯和皮特拉到了岸边。

他们很清楚，一个人在抓住滑溜溜的岩石上所忍受激流冲击的时间只能按分钟来计算，它们急忙跑向位于桑顿正上方的一处地点，将拉船用的绳索小心翼翼地绑在巴克的脖子和肩膀上，避免勒住巴克的脖子，也同时不影响巴克游泳，然后将它放下水。巴克勇敢地游向桑顿，但是它不应该笔直得游入湍急的激流中。待到它发现这个错误时已经太迟了。桑顿在和它处于同一水平线，只需要划拨十几下水就能够得着他，但它却无奈地被冲走了。

汉斯把巴克当船，急忙吊住绳索。绳索受到激流一冲就抽紧了，把它扯到了水下，它再次撞到岸边上，被拉出水面之前一直是浸泡在水里的，早就被淹得够呛。汉斯和皮特扑将上去，用拳头捶击它，挤压出腹中的水使它能够呼吸。它摇摇摆摆地站了起来，但是又倒了下去。桑顿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来，他们虽然听不清桑顿在说什么，却清楚它此时的处境十分的危急。主人的声音就像电击般使得巴克打了个激灵，它翻身跃起，抢先来到两人刚刚出发的地点。

绳索再一次拴紧后，它又被放了下去。它拼命向前游，这一回它可没有直冲向激流。它已经错过了一次，绝不能再算错了。汉斯放开了绳索，却不让绳索松开；皮特将绳理顺，避免绳索纠缠到一块；巴克坚持不懈地游过去，直到游到桑顿的正上方，接着转身以超快地速度向他漂去。桑顿看着巴克受到整个激流的冲击像榔槌一样迎面而来，便急忙伸出手抱紧巴克毛茸茸的脖子。这时候汉斯已经把绳索缠绕在了树上，巴克和桑顿被弹进水里，人和狗都被水呛到了，拼命地挣扎着，在水中一上一下地沉浮着，翻滚着从犬牙交错的河底被拖曳着向前游，一次又一次撞在礁石和岩石上，最终被冲向了河岸。

桑顿抵达了岸边，汉斯和皮特赶忙将它放到一块木头上，使劲地不停地挤压推按着它，它清醒了过来，张开眼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巴克。尼格正扑在巴克那看似没了生命迹象的软塌塌的身上嘶叫着。史琪特在舔舐它湿哒哒的脸和闭着的眼睛。桑顿自己浑身是伤，却迫不及待地忍着疼痛，全面仔细地检查了巴克的身体状况。它最终发现巴克已经断了三根肋骨。

“还好，”他宣布，“我们就在这儿扎营吧。”他们便就在那儿驻营了，一直等到巴克的肋骨愈合得能走路的时候。

那年的冬季巴克在道森干了另一件事，不是那么的传奇，但却让它的名字比阿拉斯加图腾柱还高了几格。这事让它们三人感到很是欣慰。因为他们正急需这件事带给他们的资金到向往已久的东部未开发地区去旅行———那里是淘金者未曾到达的地方。事情起因于埃尔多拉多聚会上的一次闲谈中。大家在那次聚会上互相吹嘘夸耀着自己的狗。巴克因为它的传奇事迹成了话题，桑顿被迫地捍卫巴克的声誉。半小时过后有人说他的狗可以拉得动一辆载重五百磅的雪橇。第二个人夸赞道，他的狗可以拉动六百磅；第三个人说他的狗能拉七百磅。

“啊呸！”约翰·桑顿说道，“巴克能拉动一千磅。”

“拉动一千磅能走一百码吗？”被称为淘金幸运者的马修森说，就是他自己刚刚吹牛说自己的狗能拉动七百磅。

“拉动一千磅能走一百码。”约翰·桑顿冷冰冰地说道。

“很好，”马修森有意放慢了它的语速，好让大家听清楚，“我出一千块来赌，我赌它办不到。看，钱就在这里。”边说时边把一口袋的金沙扔在了柜台上，那口袋看上去有博洛尼亚香肠般那么粗。

此时酒吧里鸦雀无声。这明显是要听桑顿证明它说过的大话（如果他说的是大话的话）。桑顿能感到自己脸颊火辣火辣地烫，他的该死的嘴巴这次给他惹祸了。他其实并不清楚巴克能否能拉得动一千磅，那可是半吨的重量啊！这巨大的概念吓坏了桑顿。他对巴克的力气一直充满着信心，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仔细地思量这个问题。此时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他，无声地等待着。再者说，他目前还拿不出一千块钱，汉斯和皮特也拿不出。

“我现在在外面就有个雪橇，上面载有二十袋面粉，每袋的重量在五十磅，”马修森不客气地说下去，“这样就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可以拉。”

桑顿没有答复。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一脸茫然地望向一张张面庞，就像个失去思考能力的人在找寻着什么，想恢复意识。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老朋友拳王吉姆·奥布瑞恩脸上。那张脸好像在鼓励他去做他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你可以借我一千块吗？”他问道，声音小得像蚊子发出的声音。

“没问题，”奥布瑞恩在马修森的金沙口袋边，砰地一声扔下了一个圆鼓鼓的袋子，“尽管我并不太相信那条狗有那个本事，约翰。”

埃尔多拉多的人们全部簇拥着来到街头来看这场赌赛。店里空空如也，做生意的和打猎的看守人也来瞧这场赌赛，还加入赌注。几百号人穿着毛衣戴着厚实的手套找地方坐下来看这次的热闹，它们将雪橇围成一个圈。马修森的雪橇上堆放着一千磅的面粉，且在寒冷的外边置放了两个多小时了，雪橇的底部已经和霜雪凝固在了一起。人们按二比一下赌注，认为巴克拉不动雪橇。对于“拉动”这一标准有人提出了异议，奥布瑞恩觉得桑顿有权将雪橇底部敲松来再由巴克来“拉动”它，但马修森却不依不饶地坚称赌注包含了连带橇底的冻雪一起“拉动”。眼见这回加入赌注的人们都支持马修森的说法，这样一来赌注比例上升到了三比一。

几乎没有人愿意赌巴克能赢，因为谁也不信巴克能拉动。桑顿是在被逼迫无奈的情况下下赌注的，他心里也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现在看到了眼前的事实，雪橇前面趴着休息的是一个正规的雪橇狗队，一共是十只。这么一看让他更加觉得巴克不可能能拉得动了。马修森此时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三比一，”他宣称，“我三比一再和你赌一局。桑顿，你看如何？”

桑顿的脸色阴晴不定，但他的战斗意志却被激发了，一种俯瞰胜败之上的战斗意识，他不允许自己说办不到，除了去拼他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喊来了汉斯和皮特。他俩加在一起的金沙袋不多，再加上自己的，三人只能筹齐二百元。他们不走运，这个数目已经是他们的全部家产。可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它放到了马修森的六百元旁边。

马修森将他的十只狗解下来，接着将缰绳套在巴克身上。它已经受到了桑顿那激愤情感的感染，所以觉得必须以某种方式为桑顿做些什么。它那身俊美的外表引得众人啧啧称赞，它全身上下十分精壮，没有丝毫的赘肉，它一百五十磅的身躯散发出的都是阳刚之气。它那毛茸茸的皮毛像丝绸般，熠熠闪亮，毛发垂到颈部横在双肩，即使看上去平静却已经半立起来，好像随时可以耸起。它仿佛全身有着过剩的精力使得每一根毛发闪闪发亮。它那巨大的胸脯，壮实的前腿和全身有着最佳的比例，肌肉形成结实的脚腱，透过皮肤清晰可见。人们抚摸着它的肌肉都说像铁一般硬实，赌注一下子降至了二比一。

“小家伙，先生！哦，小家伙！”最火的一位权威评狗员张着嘴结结巴巴地说，“我先暂且不论胜败就先出八百元，先生，我看它往那儿一站就给你八百元。”

桑顿摇了摇头，走到巴克的身旁。

“你可必须离它远点，”马修森抗议般说道，“公平比赛，让它自己来。”

周围的人群开始安静下来，只听到有人喊二比一的赌注，但却无人愿意冒险去赌。大家都承认巴克是一条了不起的狗，可在他们眼中分量更重的是那五十磅一袋共二十袋的面粉，因此不肯解囊把赌注下在巴克身上。

桑顿在巴克身边跪下，双手环抱住它的脑袋，自己的脸颊贴着巴克的脸颊，他没有像平常那样摇晃它脑袋，亦或是轻声地发出亲热般的咒骂声，只是在它耳边悄悄说道：“因为你爱我，巴克。因为你爱我。”它低声说道。巴克抑制住自己的兴奋，低声呜呜叫着。

人们好奇地望着它们。情形开始变得神秘起来，就像玩魔术一样。桑顿站起来，巴克用嘴咬住它戴了手套的手，随后依依不舍得松开了。这便是它的回答，虽然不是用语言来表达，却也是爱的一种表达。桑顿后退了几步。

“可以了，巴克。”它说。

巴克拽紧了皮带和缰绳，然后放松了几英寸。这是它拉橇的经验。

“起！”桑顿响亮地叫出来，叫喊声在一片肃静的氛围中显得格外的尖锐。

巴克向右使了使劲，把皮带拉直了，接着用自己那一百五十磅的身体猛地扑了过去。荷载半吨重物的雪橇颤了颤，橇底板发出了清脆的咔嚓声。

“嗬呀！”桑顿再次发出命令。

巴可重复了刚才的动作，但这次是向左方向使足了劲，橇底的咔嚓声变成了固冰的断裂声，雪橇开始滑动了，咔嚓咔嚓响地向旁边挪了几英寸。雪橇从冰里被拔出来了。人群都屏住了呼吸，高度集中着注意力，但却没意识到自个在集中注意力，太投入了。

“就是现在，走起！”

桑顿的命令就像发令枪一样地响亮。巴克猛地挣力前进，皮带被拉得又紧又直，雪橇又是猛然一颤。它使出了浑身解数做着巨大的努力，丝绸般光滑的皮毛下肌肉紧绷着，鼓成疙瘩状，像一个个的小东西，宽厚的胸脯贴近地面，头朝前下方伸直，四只脚发疯般的使劲划拨着，前爪将积厚的雪划出无数条平行的道子。雪橇摇晃了一下，不停颤抖着，开始前进了半步左右。它一只脚打了个滑，有人大声的叫了起来，接着雪橇便晃晃悠悠吃力地前进了，经过一小段不停歇的快速的行走，之后就没停下来过，半英寸……一英寸……两英寸…… 雪橇开始滑动了，巴克便立即加以利用这种轻微的惯性，雪橇便稳稳地前进了。

人们屏住了呼吸，接着又大吸了口气，都没意识到他们刚才都屏息凝神。桑顿跟在后面跑着，用一些简短有力的话鼓励着巴克。距离是早定好的，在巴克来到那堆标志着一百码终点的柴堆前时，周围的加油助兴的呼喊声变得越来越响亮，在等到它最终越过那一百码标志的柴堆命令停下时，那加油声瞬间变成了一片欢呼声。每个人都像发了狂一般，就连马修森也一样。帽子和手套被抛向空中，人们不管对方是谁都相互握着手，接着便叽叽喳喳地议论个不停。

桑顿在巴克身边跪下了，脑袋紧贴它的脑袋，他又抱着巴克的脑袋摇晃了。赶过来庆贺的人们听见他在咒骂着巴克，且骂个不停，骂得亲切，骂得深情。



“天哪！先生！老天啊，先生！”权威评狗员唾沫星子横飞地说，“我出一千块！出一千块买它！先生！不！一千二百块，先生！”

桑顿起身站了起来，它的眼睛湿润了，满面泪痕。“先生，”它对评狗员说，“不，先生！让想买它的人走开吧，先生，这是我唯一能给你们的答复。”

巴克用牙咬了咬桑顿的手，桑顿抱着它不断地向前后摇晃着，彼此都仿佛被一种共同的激动所驱使。看热闹的人群散开了，以示尊重，也再没有不识趣的人来打扰他们。

第七章 呼唤声响起

在短短的五分钟之内，巴克给赢了一千六百元。这下约翰·桑顿可以还清他欠下的部分债务，然后和同伴们一块儿到东部去寻找传说中失踪的金矿。这个传说在人们中间风靡已久。很多人去找过它，但几乎没人亲眼目睹过这座金矿的真容，而且很多的人一去不复返。那失踪的金矿浸染着悲剧的色彩，也被神秘的尸体们所包裹。没人知晓第一个发现那个金矿的人是谁。这个古老的传说还在继续流传着，这个问题的答案无从寻起，那个人杳无音讯。从传说一开头就听说，就有个古老而破旧快要坍塌的小木屋，临死者诅咒发誓说那小木屋是真实存在的，它所代表的金矿也是存在的，并拿出坚实的金块来做为证据。那金块的成色和北方土地上任何一处的金块都截然不同。

但是所有走进这座金矿的人都一去不复返，而死去的人也不可能死而复生。因此约翰•桑顿和皮特还有汉斯便携带着巴克和十来条别的犬种，顺着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径，向东方向走去，想要去探索和它们一样能干的人和狗，所没能完成的传奇任务。他们乘坐雪橇沿育空河逆流而上。走了约七十英里，接着向左转弯进入了史都华河，经过了梅奥和麦克奎斯顿，接着继续向前进，一直到达史都华河上游。达史都华河分流成众多细流，在高耸的山峰间曲折蜿蜒地流过。那里便是整个人烟稀少的北美大陆的山脊梁。

约翰•桑顿对于人和大自然都并不贪婪。他也不惧怕广袤的旷野，只要他随身带着一包盐和一杆枪，他就可以在荒野之地随意出入。只要是他喜欢待的地方，他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他很淡定从容，只需按照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一路边走边猎取食物；没打到猎物时，他也照着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走下去。他信心十足，相信猎物早晚会出现的。因此，在这次伟大的东方之行的壮举中，他只能靠吃猎物维生。雪橇上拉的行李中，主要是一些工具和弹药，日程表上写的是美好的未来。

对于巴克而言，这种猎食、捕鱼和在未知的土地上游走，简直称得上是无限的欢乐。他们有时会马不停蹄地走上几个星期；而有时又会在一个地方，连续逗留几个星期。把狗们放出去闲晃悠，人们却用火将冻住的腐蚀植物土壤表层和沙砾岩层烤化，烤出一个个洞来，再凭着火的热量淘洗着泥沙，淘洗过不知多少次。运气不好，打不到多少猎物时，他们时而会挨饿，但如果打猎成果不错时，他们也会大肆宴饮。

夏天来到了，狗和人都背上行李，乘坐木筏舟渡过山林间的湖泊群，驾驶着由整根树木锯成的又细又长的船，沿着无名河顺水而下或逆流而上。

时间飞速流逝，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他们在广袤的土地上来回的转着圈，这片土地甚至在地图上未曾标记过。那地方人烟罕至，假使那个迷失的小木屋存在的话，那么是有人到过这儿的。他们在夏天的暴风中，越过分水岭；半夜时分，月光熹微，他们在寸草不生的高山顶上，冻得瑟瑟发抖，这是森林地带与永久积雪地带的相交处。一群一群的苍蝇蚊子飞过他们身边，他们最终来到了峡谷；他们在峡谷的最深处摘取花朵和草莓，这些花朵像南方的一样鲜艳，草莓也像南方的一样鲜嫩可口。

那年秋季，他们步入了一片凄凉静谧的奇特湖区，那儿曾有过野兽的迹象，可这当他们到达时，却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只有刺骨的寒风呼啸而过，在背阳处可以看到很久都凝结不化的冰柱子，以及水波在寂静的岸边荡漾，满眼都是一片凄凉的景象。

他们在此之前就在杳无人烟的地方又飘荡了一整个秋天。他们发现了一条通往密林的小路。那条路看上去很古老，那“迷失的小木屋”仿佛就在附近，但是这条小路的来由和通向何处，却终归让人捉摸不透，因为开辟这条路的人是个谜，开辟的原因也是个谜。还有一次他们在一间古老的打猎屋中发现了残骸。在腐臭的毛布碎片中间，约翰·桑顿发现了一杆长管燧发枪，他辨认出这是早期开发西北的哈德孙公司的产品，在那时这样一杆枪，可值和这杆枪一般高的一摞貂皮。但除这杆枪外便一无所获。但是传闻中那个早期在这里搭建了一个小木屋，把枪留在了毛布片里的人依然杳无音讯。

春天再次来临，在种种游荡之后，他们最终在一处宽广开阔的峡谷里，找到了一道狭窄的金脉矿藏，传说中“迷失的小木屋”并没有在金矿旁边。这里的金矿色泽像黄色的奶油一样。他们停止了寻找，他们每一天的工作都可以得到价值数千的纯金块和金沙。他们昼夜不停地干活，淘起来的黄金用麋鹿皮口袋装好，每一袋五十磅，像劈了大批的柴火一样，堆积在用云杉枝木搭建起的木屋门外。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天接一天它们的宝藏越堆越高。

现在狗们已无事可做，除了偶尔将桑顿打猎得来的肉食叼回来。巴克在火堆边一坐就是很多个小时，做着梦。现在它彻底闲了下来，那短腿的原始毛人的幻觉，便更是经常在它的梦中出现。而且当它在火堆边迷迷糊糊快睡着时，还常在它所记忆的另一个世界里，和原始毛人一起漫游。

那个世界充满害怕和恐惧。巴克看到那原始人双手抱住脑袋，将其埋在膝盖之间，原始人睡在火堆边时总是从梦中惊醒。惊醒时，他总是带着恐惧的眼神望向黑暗深处，并且扔更多的木柴到火堆里。即使原始人在海滩边上行走时，他一边捡着海星一边吃着，眼睛时不时地向四处出于警觉地察看，并且随时做好危险一出现，便撒腿逃跑的准备。

原始人在森里中静悄悄地出没，巴克跟在它后面；双方都很谨慎紧张，两耳转动着，伴随着轻轻颤动。鼻子两翼也微颤着，因为原始人的嗅觉和听觉都和巴克一样敏锐。原始人能够跳到树上去，靠攀爬树枝前进，其奔跑的速度不亚于在地面奔跑的速度。他用手在树枝间攀来攀去，有时候距离地面有十英尺高，一只手一松，另一只手便抓住前面的树干，从不会失手掉落，其实他对树上的生活习以为常。巴克记得在很多个值得警惕的夜晚，那原始人是蹲在树叶里度过的，即便睡着时也将树枝抓得紧紧的。

相应地跟那原始人的幻觉紧密相关的，则是依旧从密林深处发出的呼唤声。这种呼唤蕴藏着一种强大而让人不安的感觉，奇特的欲望充斥着巴克的内心，使得它感到一种模糊却甜蜜的欢乐，让它意识到了种种类似疯狂的渴望和刺激，去想追求某一种它所不知晓的东西。有的时候它会跟随呼唤声，来到森林去寻找他，好像他是一种有形的物体。在寻找时它会随着自己的情绪，时而温顺地叫着，时而挑衅似得嗥着。它将自己的鼻孔探进凉丝丝的青苔中，亦或是伸进肥沃的黑色土壤中，因为在它闻到土壤里，那肥沃的气息时兴奋异常，便高兴地喷着鼻气。有时它又会一连数个小时，坐在长满菌类的卧倒的树干背后，仿佛在隐蔽自己，对它身旁活动着或发出声响的东西，瞪大眼睛看，竖起耳朵来听。它之所以这样隐藏埋伏起来，可能是想要进行突袭。它自己也不清楚为何要这样做，但它身不由己，不受思考的控制。

它被自己的冲动所左右，这种冲动它无法抗拒，也无法解释的清楚。它在酷热的白天躺在驻营地里懒洋洋地打磕儿，却猛然抬起头竖着耳朵倾听着，之后翻身一跃而起急速地跑着，跑呀跑，一连奔跑上几个小时，跑过树林长廊，跑过蔓藤成串的广阔之地。它喜爱越过干枯的河床底，去偷看鸟儿们在树林中的生活。而有时它整整一天躺在树林中的灌木丛里，偷看松鸡走来走去不停地咯咯叫。它尤其爱在夏天的午夜时分在晨曦中奔跑，聆听着森林里各种窸窣声，就好似人类翻书时发出的窸窣声。它寻匿着这种神秘呼唤的来源，不论是在它醒来的时候，还是睡着的时候，那种声音一直在召唤着它。

有一天夜里，它突然一惊醒，蹦了起来，目光迫切地颤抖着，鼻子两翼嗅着，双肩上竖起的毛发抖动着。从林子里传来了呼唤声（也许只是普通的叫唤声，因为呼唤的调子太多了），但是这种呼唤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明亮———是一种绵长悠远的嗥叫声，有点像雪橇狗的叫声，但又不很像。这声音很它很熟悉，它明白自己以前是听到过的。它跳过沉浸在夜色中的驻营地，急速而又无声地穿过树林。在快要靠近嗥叫声时它放缓了自己的脚步，每个动作都小心翼翼的。当它来到林中一片开阔地向外一看，见到了一头瘦且长的野狼蹲得直直的，鼻子朝向空中。

它没发出一点声响，但那狼已经停止了嗥叫，仿佛察觉出了它的到来。巴克走向空地，半蹲着，全身绷紧，尾巴又硬又直，小心翼翼向前走去。它所表现出的每一个举动，都夹杂着友好与威胁，象征着两兽相遇时那种带着威胁性的停战，但是那野狼一见它便逃跑了，它猛追上去，急着想要赶上它，巴克将它赶进了一处河床底的一个死口。在那里有一大堆倒下的树木把去路堵死了。那条野狼像乔和所有被追赶得走投无路的雪橇狗一样，将后腿为重心支点猛地一转身，竖起肩上的鬣毛低吼着，尖牙快速不断地咯咯作响。

巴克没有上前进攻它，而是绕圈围着它转，带着友好的情绪。那野狼心怀疑虑，很害怕，因为巴克的体格有它的三倍大，它的头只够得着巴克的肩膀。那野狼趁着巴克不注意溜走了，巴克继续追逐它，那狼又再次被巴克逼得无路可走。但那野狼又找着空隙溜开了，它的身体看起来是带着伤病，不然巴克是不会那么轻易地追上它的。经常是巴克的脑袋已追赶到那狼的腰间时，对方才转过身和巴克对峙，接着又找机会逃走。

但是巴克的忍耐力和毅力终于有了回报，因为那条野狼最终意识到巴克对它并没有恶意。于是它俩便相互嗅了一会，然后那只野狼怀着一半紧张和一半羞涩接近巴克，不久它俩就打闹到了一起。在打闹了一会儿后，那狼又大踏步地离开了，它的意思很明确，它要到其它地方去，并示意巴克，希望巴克能跟来。在阴沉而又朦胧的微光中，它俩肩并肩地跑着，逆着河床底而上，穿越过了小河流源头所在的荒芜的分水岭。

跑下了分水岭另一面的山坡，它们踏入了一片宽广平坦的荒原，在那儿有整片整片的密林和数不清的小溪河流。它们穿过密密的树林，一小时接着一小时不断地奔跑着。太阳升了起来，空气开始变暖和了。巴克开心极了，它明白自己终于和那呼唤声更近了一步。它和它的森林里的兄弟肩并肩奔跑着，奔向那发出呼唤的地方。古老的记忆幻觉从它的内心底慢慢被唤醒。它感到十分的激动，正如以前因某些事情而激动一样，而回忆只不过是过往的影子罢了。如今它又在做着它曾在另一个世界的某地做过的事，它对自己在那个世界所做过的一切仅有着模糊的记忆。它在平坦的原野中，无拘无束地奔跑着，脚下是冰雪不断消融的大地，头顶是宽广无垠的蓝天。

它们来到一处河流边停下来休息喝水。可巴克刚一停脚步就想起了约翰·桑顿，便坐了下来。那野狼开始继续奔跑，要跑向那呼唤声的源头，但它回头看见巴克并没有动身，便又跑了回来，闻它的鼻子，做出举动，好像在鼓励它不要懈怠。但巴克却转过身去，开始顺着原路慢慢地向回跑，它的野狼兄弟轻声呜咽着，跟它跑了半个小时，然后停了下来，鼻子朝天发出一声呜咽。巴克却坚持向回跑，它听见那呜咽声渐渐地微弱下来，最终消失在远处。

当巴克冲进驻营地扑向桑顿时，他正在吃着午饭。巴克情绪激动，将他扑倒在地，在它身上乱跳，舔它的脸，咬它的手———“胡搞一通”就像约翰·桑顿所描述的。同样他也像以前一样抱着巴克晃来晃去，充满深情地咒骂它。

接连两天两夜巴克都寸步不离驻营地，没有让桑顿离开过它的视线。他工作的时候，它跟着；他吃饭的时候，它看着。它晚上看着他钻进毛毯里睡觉；早晨又看着他钻出来。可是在两天之后，那来自森林的呼唤声，变得比任何时候都真切了，巴克便又开始坐立难安。它的野狼朋友的身影，在它的心里不断的出现：它回想起了在分水岭外的优美土地，宽广的密林地带里那次肩并肩的奔跑。它又开始去森林里毫无目的地游荡，但再也没看见它的那位野狼朋友了。它即使整晚不合眼，那凄凉的嚎叫声却再也没响起过。

它开始夜晚在森林里睡觉，连续好多天不回营地。有一回它越过分水岭，来到密林和溪流的土地上，在那儿游荡了一个星期，想要找寻野狼兄弟的痕迹。它一边寻找一边为自己猎取食物，仿佛永远不知疲倦的大步慢跑。它在一处宽阔的河流上捕捉鱼虾，这河流在某处注入大海。在这条河流边上它咬死了一头大黑熊，那头熊在捕鱼时被蚊子蛰迷糊了，狂怒不已，狼狈地穿过林子。尽管如此巴克和那头熊之间也是一场苦战，这唤醒了巴克那潜在的凶残的本性。两天之后，它来到被它杀死的动物面前时，看到十多头狼獾在争抢吃着它杀死的战利品，它轻而易举将它们赶跑了。只有两头狼獾留下来没走，但它们再也不抢了。

这时它对血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它是个杀手，是个不需要助手的孤独狩猎者，它是以吃活物为主食的杀手。它凭借的是智慧和力量，在这弱肉强食的恶劣环境中高傲地存活下来。因为这一切使得它充满着自豪感，这个自豪感就如同感染了细菌一般，进入了它的身体每一处，在它的每一个动作中体现出来，在每一块肌肉组织中显现出来。它的姿态就是它的语言，使它那一身色泽光亮的毛看上去更加光鲜了，倘若不是它嘴巴上和眼睛上方褐色和顺的毛以及胸脯正下方铺展开来的大片雪白的毛皮，它便很可能会被误以为一头比所有大狼还大的巨型狼。它从它那圣伯纳犬父亲继承了体格和重量，可是它的形象却像它的牧羊犬母亲。它的嘴形是狼的嘴形，只是比狼的更大；它的头要宽大的多，像巨大的狼头。

它像狼一样的狡诈，它拥有一种野蛮的狡诈；它的聪颖是牧羊犬和圣伯纳犬的聪颖。这所有的一切，再加上它在最严酷的大学校里获取的经验，使得它变成了一只在荒野中游荡的可怕的动物，一直光吃肉的肉食动物，处于最好的年华，生命的顶峰期，周身充斥着活力的气息。

桑顿抚摸它的背部时，刚一碰到它，它就开始狂叫不已，周身噼里啪啦地响，每一根毛随着抚摸而释放出潜在的磁电。它的每一部位：脑袋、身体、神经和组织纤维都调整到了最佳状态，而且每一个部位之间，又有一种完美的平衡。只要情况不利，它都可以闪电般迅速地做出反应。

雪橇狗可以快速地起跳或袭击，巴克却能比它们还快上一倍。一见动作，一听声响，它便能做出反应。其它的狗就不过是听觉灵敏，视觉敏锐而已。它的感知能力、决策能力和反应速度几乎是配合的天衣无缝。但它完成这三者之间的时间间隔太短了，因此几乎是同时完成。它的肌肉组织充满着鲜活力，就像钢制的弹簧一样，只要一按下去就会猛烈地弹起来。生命以优越的形态流水般流淌过它的全身，带给它愉悦的心情。直到它快要因欢快至极而爆发，四处迸发向这个外部世界。

“从没见识过这样的狗。”约翰·桑顿在有一天和同伴们在一起，望着巴克走出驻营地时说道。

“把这些黄金铸造成功后，就把这块模子毁掉。”皮特说。

“一点没错！我同意。”汉斯肯定道。

他们看到巴克走出营地了，但它在踏入密林深处时，在它身上发生的可怕的变化它们却没有看到。它不再像是以前那样前进了，而是很快变成荒野中的动物一样隐秘地前进着。它的脚步像猫一样，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捕猎者。它知晓如何利用每一样可用的东西来做掩护，它像蛇一般腹部紧贴地面匍匐前行，也像蛇那样会猛地跃起发动进攻。它可以从鸡窝里抓住一只松鸡，可以趁着野兔熟睡时将它咬死，还可以跳到空中去咬住就仅仅晚逃跑了几秒的花栗鼠。在它看来，在没结冰的水里的鱼并不算游得太快；修补河堤的海狸鼠不算那么机警。它将它们咬死不是为了单纯的杀戮，而是为了果腹。它对死在自己手里的动物情有独钟。因此在它的捕猎行为中便隐藏了一种诙谐。为了好玩它会捉弄它们，它悄悄地走到松鼠边上，却又会在抓住它们的时候放掉它们，吓得它们牙齿打抖，没命地逃向树枝头。

渐渐进入了深秋，麋鹿也越来越多，它们正缓慢地奔下山到海拔较低，气温不那么寒冷的地方来过冬。它已经成功捕获了一头半大的麋鹿，但它不满足，强烈想要捕获一头体格更大更凶猛的猎物。有一天，在小河源头的分水岭，它遇到了想要的猎物。一个有着二十多头麋鹿的麋鹿群，从那密林与河流的土地爬上坡来。领头的是一头巨大的雄性麋鹿，此时此刻正在大发雷霆。那头雄麋鹿身体站直了有六英尺高，是巴克所遇到的最棘手的猎物。雄麋鹿晃动着它那一对长成蹼板的大鹿角，那鹿角分叉成四边，角尖的距离宽达七英尺。从它的小小的眼睛中看出它正燃烧着仇恨般的怒火，一看到巴克便愤怒地咆哮了起来。

雄麋鹿一肋下的前部位插着一枝带羽毛的箭，这让巴克明白了它为何如此愤怒的原因。巴克靠着原始社会那古老的狩猎技巧，开始想办法将雄麋鹿从鹿群中引开来。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在雄麋鹿前乱蹦乱跳，当然是在雄麋鹿那巨大的鹿角能攻击的范围之外，一旦被那巨鹿角顶上肯定会要命的。由于在这个满嘴长着利牙的危险东西面前，没法转身好好地走路，那雄麋鹿被巴克逼得怒气上涌。它开始对巴克发起了进攻，巴克狡诈地躲开了，但却又伪装出自己逃不远的样子，来引诱雄麋鹿进一步进攻。但每当雄麋鹿像这样被引诱着离开鹿群时，便会有两三头年轻力壮的麋鹿回来进攻巴克，护卫受了伤的领头麋鹿归队。

捕食动物需要耐性———就像那坚定顽强的生命力一样，这种耐性使得织好网的蜘蛛、盘成圈的蛇和隐蔽埋伏着的豹保持原地不动，这是捕食活物的捕食者所特有的耐性。巴克之后挡住了麋鹿群的去路，它的这行为把那些年轻壮年的麋鹿激怒了，让雌麋鹿和小麋鹿胆战心惊，使得那受了伤的雄麋鹿无奈地大发雷霆。巴克的这一做法坚持了半天，它好像变成了许许多多的巴克一样，从四处各个方向向它们挑衅进攻，威胁像急风骤雨般包围了鹿群，它的对手一返回鹿群它就将它赶走，就这样不断地消磨着受威胁者的耐心。受威胁者的耐性是远不如威胁者的。

接近日落时分，太阳慢慢向西沉（夜幕降临了，秋季里的夜可达六小时），那些年轻力壮的麋鹿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愿返回去，搭救它们的受伤头领，由南而至的寒冷正困扰着它们，逼迫它们朝着地势低洼的地区去，但它们好像又总是摆脱不了这只不知疲倦地妨碍它们的动物。而且严格来说受阻的不是整个鹿群，也不是那些年轻壮实的麋鹿们。那家伙想要的只不过是一头麋鹿，一头麋鹿与整个鹿群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最终它们投降了，不再为了护卫受伤的一头鹿而耽搁整个鹿群。

当夜幕降临时，老领头麋鹿低下了头，看着它的同伴们缓慢地在逐渐暗淡的暮色中匆匆离去———它看到自己所熟悉的雌鹿，它自己亲生的小麋鹿，它曾统领的鹿群们。它却没有办法跟上去了，就因为这个在它的鼻子前跳动着的满嘴利牙的凶残而又可恶家伙，不让它离开。它的体重有半吨而又三百磅重，它曾经历过长久不断的充满厮杀和战斗的日子，它一直是那么的强悍，但到最后逼死它的却是一个这样渺小的家伙。那家伙还够不到它巨大的膝盖。

至此之后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巴克从来没离开过它的猎物；也从来没让它消停过；从不让它去吃嫩绿嫩绿的枝条和树叶；从不让那受伤的麋鹿在路过潺潺溪流的时候有机会解渴。那麋鹿着急起来便常常奔跑上很久很久。每当这时巴克也不去阻碍，只是迈着大步伐慢跑地跟着它，内心满足于这场游戏角逐的过程。麋鹿一停下，它也躺在地上休息，只是在那头鹿想要喝水或吃东西时向它发起猛攻。

那头麋鹿巨大的脑袋，在树枝般的巨鹿角的重压下垂得越来越低了，它缓慢的步伐越来越无力了。它开始长时间地站立，鼻子挨着地，耳朵耷拉下来，而于此同时巴克却有充足的时间来喝水或休息。在它血红的舌头下垂，双眼死死盯住雄麋鹿的时候，巴克仿佛在雄麋鹿身上，看到了某种变化已经出现了。它可以在大地上感觉到一种新的颤动。在鹿群来到这片土地时，还有其它的动物也来到了这片土地。密林、河流和空气似乎因为它们的出现而显得局促不安。它能感受到这种变化，但却没有闻到和看到。它是凭着另一种微妙的感觉感触到的。它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但它却感觉到了大地上出现的某种变化。感觉有陌生的东西在大地上来回活动，它决定在解决完眼前的事之后再去了解下。

最终，在第四日的最后时间里它将那巨大的麋鹿扳倒了。它在它杀死的猎物旁边休息了一天一夜，吃了就睡，睡了又吃。在休息结束时它早已恢复了体能，这才开始转身回驻营地，向着约翰·桑顿轻松地大踏步跑去，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奔跑着，尽管森林中的小路互相交错，但巴克从不迷路。它直直地穿越过陌生的土地，它精确的方向感，足以让人类有着那些魔力的指南针感到自愧不如。

当它奔跑的时候，能感受到存在于空气中的新的震动。除了已知的生命外还有着陌生的生命在活动。这一事实不再是巴克的微妙的感觉了。林中的鸟儿讨论的是它，松鼠叫的是它，就连轻风细语也提起它。它几次停下步伐来大口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闻着，仿佛嗅出了某种信息，于是便加快脚步向前奔跑。它感到灾难即将降临，这种感觉敦促着它，假使灾难还未出现。在它穿过最后的那个分水岭，向山下峡谷的驻营地走去时，它开始变得谨慎起来。

它在三英里处发现了一条新踏出来的小路，它不禁鬣毛耸起，哗哗地摇动。那条小路直通向驻营地和约翰·桑顿。它急忙奔跑着，又快又隐蔽，身上的每一处神经都紧绷着，大量的细节线索的出现，告诉它确实有问题出现，这使它警觉起来———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它灵敏的嗅觉告诉它有陌生的生物曾来过，而自己此时正在这生物的后面跟着。它注意到了林子里异常诡异的静谧。鸟儿全飞走了，松鼠也全都躲了起来，它只看到一只色泽光亮的松鼠被什么砸扁了，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折断的树枝上，仿佛成了它的一部分，一个树瘤。

巴克像个滑动中的影子静悄悄地行动时，鼻子突然一颤，歪向了一旁，似乎有什么力量迎面而来，触动了它的知觉。它凭着自己的直觉来到一个树丛中，看到了尼格。它死了，侧躺在它爬到的地方，一支箭穿心而过，箭头和羽毛从它的身体两边突出来。

在前面一百码的地方巴克还发现了桑顿曾在道森买下的一只雪橇狗。那只狗奄奄一息，在小路上翻来覆去作最后的挣扎。巴克并没有停下脚步，绕过了它。从驻营地方向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噪杂的人声，忽高忽低，有点像唱歌一样。它腹部紧贴地面来到空地边，发现了汉斯，脸朝下趴在地上，身上插满了箭，像个刺猬。巴克立即朝小木屋的方向望去，它看到的景象让它惊愕地鬣毛倒竖。一股难以压制的怒火从心底燃气。它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大声咆哮，但却已十分愤怒地咆哮开了。这是它生平最后一次让冲动战胜了狡诈和理智，它对约翰·桑顿深深的爱，让它奋不顾身，以致失去了理智。

当地印第安人依哈族人正在被它们毁坏的小木屋前跳着舞，突然听到一声可怕的嚎叫声，随后它们看到一只之前从未见识过的奇怪的动物向它们扑过来。那便是巴克，怀着一腔愤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它们疯狂地扑去，想要摧毁他们。它直扑向最前方的那个人（那人是它们部落的首领），撕咬开了它的喉咙，直咬到鲜红的血从撕咬开的喉咙动脉里喷射而出。它没有在这人身上滞留太久，咬一口后便走。第二回跃起它又将另一个人的喉咙咬出了个大口子。它无人能敌，在依哈人群中左扑右咬，疯狂猛烈地撕咬着，大肆破坏着，使得射向它的那些箭毫无作用。事实上它的动作十分矫健敏捷，而同时这些印第安依哈人又互挤做一块，相互妨碍。所以他们射出的箭反倒伤了自己的人。一个年轻的猎手向着一跃而起的巴克一标枪投过去，结果却狠狠地插进了另一个猎手的胸膛，标枪射穿了那个人人的身体。依哈人十分恐慌，狼狈不堪，都往树林里逃跑，一边跑还一边喊着出鬼了出鬼了。

巴克确实是魔鬼的化身。它紧追这些印第安人毫不松懈，在他们越过树林时，将他们像扳倒之前的麋鹿一样扳翻。那是依哈人的噩梦。他们只好向荒野里四处溃逃。在一个星期之后，那些活下来，没被巴克咬死的依哈人收拾了残局。巴克追得不耐烦了才返回到荒凉的驻营地。他找到了皮特，他躺在毛布毯里，依哈人刚来袭击时就杀了他。桑顿曾做过奋力的反抗，在地上还留下了它反抗的迹象。巴克把每一处的细节都闻了个遍，最后来到一个深水塘边。史琪特躺在塘边，脑袋和前腿浸泡在水中，到最后都忠诚地守护自己的主人。那水塘由于受洗金矿的影响水变得很浑浊，变了颜色，这很好地隐藏了在其中的东西———约翰·桑顿。因为巴克追踪它的足迹来到了水塘边，但却再也没发现更进一步的信息。

巴克整整一天都在水塘边思考着或是起身在驻营地上游走着。它明白死亡的意义，它意味着生命的停止，是生命的消亡。它清楚约翰·桑顿已经死了。他的死去给巴克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巴克感到有点饿，但是这种饥渴难以言表，那是一种食物无法解决的饥饿。有时它停下脚步研究起依哈人的尸体，便会短暂地忘记那空白带来的苦楚，那时它感到的是一种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骄傲。它杀了人，杀了最高等的猎物，它是面对着棒子与利牙铁律将人杀掉的。它好奇地闻了闻尸体。他们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被杀掉了，比杀雪橇狗还简单，倘若不是有那些箭、长矛和棒子，他们根本就不是它的对手。从今以后只要他们手上没有弓箭、长矛和棒子，他是再也不会害怕它们的。

夜幕降临了，一轮满月挂上枝头，照亮了整个大地，整个大地都沉浸在一种阴森的亮光中。巴克在水塘边哀悼着，充满忧思，随着夜色的降临，密林中那种新的生活又在它心中激荡起来，不包括被依哈人破坏的一部分。它站起来，闻着，听着，隐隐约约传来一声凄凉的尖叫声，那尖叫声来自很遥远的地方，紧接着是一大片一大片同样凄凉的尖叫声。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尖叫声越来越近了。巴克知道了，那便是不断在它记忆里出现的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它走到空地的正中央倾听着。那是呼唤声，有着不同的音色和声调。只是这次的呼唤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引诱力，也更带着紧迫性。这次它和以前不同，它准备立刻回应这呼唤声。约翰·桑顿已经死了，它与人类的最后的一根纽带都断了，也再没有了牵绊。

狼群在迁徙的麋鹿群旁边捕食，就像依哈人一样，最终越过了密林和河流的土地，进入了巴克所在的峡谷，它们就像一道道银色的水流一样翻滚着到来，踏入月光倾洒的空地上。巴克在空地正中央如雕像般一动不动，只等它们的来到。

整个狼群愕然了，它是如此的平静，如此的高大。出现了片刻的宁静。有一头最勇猛的狼扑过来，巴克像闪电般快速地咬断了它的脖子，接着又一动不动地站着，和开始时一样。被它咬的狼在它身后痛苦地在地上打着滚。接下来又是三头狼接连的迅速攻击，但也都一个个吃了败仗，它们被巴克咬破的喉咙或肩膀汩汩地流着血。

这样便使得整个狼群愤怒地向它扑来了。狼群都急切地想要将它拖翻，一窝蜂地冲上去，相互阻碍着，沆瀣一气，巴克速度惊人，身形灵敏。它以自己的后腿为圆轴心旋转着撕咬；它也同时在各处出现，搭建成了一道很明显的未被攻破的坚强防御线；它快速地打着转向四面出击保护自己，但也是为了不被对方从后面夹击，它被迫向后退，绕过水塘进入河床中，最后退到了之前三人淘金时所挖成的一个直角里，在那里和狼群斡旋着。那里三面都能收到保护，只需要在正面面对众多的对手。

它在正面的攻击很有用，在半小时之后狼群就失败了，都向后退了。每一头狼都伸出舌头，在月光下显露出凶残的白色利牙。有的狼躺下了，只是脑袋还翘起来，耳朵还向前竖着，有的狼还站立着，盯着它；还有的直接跑向水塘边去喝水。一头又瘦又长的长着白皮毛的狼谨小慎微地走了出来，态度很友好。巴克认得他，他就是上次和自己一起奔跑过一天一夜的野狼兄弟。那头狼低声呜咽着，巴克也跟着呜咽作为回复，彼此碰了碰鼻子。

就在这时一头老狼走向前来，它看上去又干又老，瘦骨嶙峋，身上满是伤痕。巴克大张血口正准备嚎叫，却闻了闻对方的鼻子。之后老狼便坐立了下来，鼻子朝向那轮满月，发出了悠远而尖厉的嚎叫声，其它的狼也都像它一样坐了下来，开始嚎叫起来，叫声悠远而凄凉。现在这种呼唤声传到了巴克耳朵里，它明白了。它也坐下来发出那悠远绵长的嚎叫声。嚎叫结束后便走出了自己所在的那个角落。狼群围上前来不停嗅它，其中野蛮和友好参半。几个狼领袖发出了狼群的吼叫，跳进了密林里。狼群也一齐叫着跟了上去，巴克也跟了上去，和它那些野生的狼兄弟们肩并肩奔跑，还一边奔跑一边不停地嚎叫。

巴克的故事说到这里本来是告一段落了。几年之后依哈人发现这些狼的一些变化：有些狼脑袋上和嘴巴上长出了些许的棕毛，胸前还有两道白色的毛，但更让他们觉得有趣的是。根据依哈人的传说，有一条幽灵狗总是跑在狼群前面。他们害怕这条幽灵狗，因为他比那些狼更狡猾奸诈。在酷寒的冬季它会来帐篷地里偷食物，偷吃捕狼机上的食物，还将他们养的狗咬死，也把他们最优秀的打猎手不放在眼中。

不，不，还有更为严重的。有些打猎者一出去打猎就一去不复返，有些打猎手被它们部落的人找着时，喉咙就已经被残忍地撕开了，在雪地里留存下的足迹比任何狼的足迹都大。依哈人在每年秋天追捕麋鹿时，有一个峡谷是从来不敢踏入的。有些女人在火堆边一谈到那凶残的幽灵狗已定居在那峡谷中时，便感到无言的恐怖和害怕。

但是到了夏季时，总会有客人拜访那个依哈人不知晓的峡谷。那是头毛发闪闪发亮的大型狼，和别的狼都一样，也都不一样。它独自穿过那密林地带来到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在这里有一种金黄色的东西，从早已腐朽的鹿皮袋中流出来，流进地里，那里茵草萋萋，堆积满了腐朽的土壤，隐藏住了金黄色的东西，让它受不到阳光的照射。它在这里痛苦地沉思很长时间，然后仰头长嗥，嗥声悠远绵长又透着无穷的伤感，最后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

但它并不总是独来独往。随着冬天漫长夜晚的来临，狼群捕捉的猎物有限，因此进入了低潮期。但却可以看到它那巨大的身影，在银白的月光中，或是在熠熠生辉的北极光下，在狼群前面带领着它的狼群奔跑着。每当它唱起那来自原始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歌时，它那巨大的喉咙发出轰鸣般的声音，那便是狼歌。

